

再探平等派的政治參與主張 ——以 1647 年普特尼辯論會爲分界*

賴芸儀**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人民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原因與論述，往往與當時所處的社會及政治發展脈絡相關。學者們回顧 1647 年的普特尼辯論時，亦反映各自關懷的議題與研究取向。本文試圖探尋該辯論的重點之一——平等派政治參與的概念是如何由寄望古憲法與共同法中請願權及其他與自由相關之特權的運作來保障自身權益，而在歷經數次請願失敗後，進一步發展出擴大政治參與之訴求。藉由回溯不同文本的概念，本文呈現平等派之所以要求選舉權的前因後果，重構後世學者指稱爲觀念史上人民參政轉捩點的普特尼辯論之始末，以期今日吾人重新思考人民參政之意義與相關制度之修正方向。

關鍵字：平等派、普特尼辯論、請願權、選舉權、古憲法、共同法

* 本文是作者個人博士論文部分內容化裁而成。初稿在 2016 年 5 月 26 日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舉辦之「公民意識與多元價值」學術研討會。感謝陳建綱教授深入的評論，以及與會學者所提出之意見。本文初稿承蒙張福建老師指正，在此一併致謝。另外，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詳盡審查意見，筆者獲益良多。

** E-mail: d95322001@ntu.edu.tw

收稿日期：105 年 6 月 14 日；接受刊登日期：105 年 12 月 19 日

壹、前言

近現代政治發展的主要特徵之一，在於逐漸覺醒的公民意識，進而有各種從靜態座談到街頭運動等政治參與之形式。2011年人們爲了抗議社會與經濟不公，遂從美國紐約的金融重地華爾街開始發動「佔領運動」(the Occupy Movement)。風潮隨即吹向近代資本主義發源國英國的金融重地倫敦城(City of London)，參與該活動的相關團體並於2014年舉辦「新普特尼辯論會」(New Putney Debates)。活動網站上宣稱舉辦辯論會的動機，乃是根據17世紀英格蘭的政治團體「平等派」(Leveller)之主張，訴求社會正義、選舉權與平均地權。^{1,2} 該活動動機展現近三百年來民主發展中人民擴大政治參與精神的發展軌跡。佔領運動者所引述的普特尼辯論會(Putney Debates)，是17世紀英格蘭第一次內戰(1642-1647)結束後，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兵敗被俘，議會軍的士兵們爲了抗議遲發軍餉，以及要求於議會控制的政府中增列軍人代表，遂於1647年10月在倫敦河岸東南方普特尼(Putney)地區的聖瑪麗教堂(St. Mary's Church)召開的集會。³ 會中以新模範軍(the New Model Army)爲主的軍方各階層齊聚一堂，討論與英格蘭人民政治權利相關的憲政體制改革，橫跨政治、社會與宗教等面向。

目前學界普遍主張普特尼辯論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人們了解近代民主與自由概念的發展歷程中，前人如何超越血統與社經地位之藩籬，共同進入公共事務的討論之中(Glover, 1999: 48; Stamos, 2013: 152-158; Wootton, 1991: 412)。在此之前，人們長久以來處於傳統社會，除了少數透過教育學養或擁

1 嚴格來說，平均地權的觀念主要爲1649年初自平等派中發展出的「掘地派」(Digger)的主張，要求將國內的公地(common land)與無人使用的土地讓無土地者使用，藉以脫離地主階級的控制(Everard et al., 1649)。

2 'These events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Levellers and Diggers' demands for social justice, civi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the land.' (Occupy London, 2014)

3 當時辯論的紀錄手稿 *Putney Debates Record Book* (1647) 目前存放在牛津大學(檔案編號爲 Oxford MS 65)，分別有出節錄版與全文版兩種印刷版本(Gardiner ed., 1906; Woodhouse ed., 1951)。

有其他各種機運的人得以跳脫原有的社會階級外，絕大多數的人都終身謹守世代相傳的階級身分，不加以逾越，遑論參與僅有極少數人才能觸及的政治議題與議事事務。然而 17 世紀國王與議會所產生的憲政衝突，將平民捲入戰火之中，讓平時與政治無緣的他們面臨到政府體制運作失靈所帶來的生存危機。戰後人民的生活並未恢復如以往；面對法院業務延宕、軍隊薪餉與撫卹金遲遲未發，⁴ 甚至是政府自身行政停擺等困境時，人民試圖透過英格蘭憲政體制的古老解決方式——「請願」（petition）之法律行動來解決上述各種問題，但未能如願。戰前高喊守護人民權利的議會，此時對於軍人和平民的請願，卻置若罔聞。

當人民有感於因為無法參與政治而缺乏對於政治的影響力時，遂提出改革選舉與議會體制之主張，藉以讓議會的決策能夠符合人民的期望，而非少數人的利益。故有學者將僅為期三天的普特尼辯論視為了解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現代概念之根源的重要事件，認為其精神為後世 1688 年英格蘭的「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18 世紀末的美國獨立運動與法國大革命、19 世紀前半英國的「憲章運動」（Chartism），20 世紀的政治平權運動，乃至於 21 世紀的佔領運動所繼承（Glover, 1999; Mendle, 2001; Vernon and Baker, 2010; Woolrych, 1986; 陳思賢，2009）。

過往研究著重於平等派主要人士個人的思想研究，或是以該派人士和議會之關聯來分析平等派整體的論述，就政治思想史的意義與價值而言，此類方式對於理解平等派內部論述的差異性之生成與轉變，有所不足。像是並非所有在辯論會中的平等派都對選舉權（franchise）⁵ 作為「與生俱來的權利」

4 當時粗估軍費已高達將近三百萬英鎊（Coward, 1994: 228），換算為今日（2005 年）的幣值約為兩億五千七百四十萬英鎊。幣值換算公式來自於英國國家檔案館之換算網頁（The National Archives, 2016）。

5 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就 franchise 一詞在翻譯上的提問與建議，讓本文能更聚焦於平等派在普特尼辯論會前後對於政治參與相關主張之變化。文中使用「選舉權」而非「投票權」或「參選權」一詞，是為了避免將當時選舉代表的方式（各地方式不一，也不盡然使用投票表決之方式），與今日民主政治中人們透過制式的選舉體制（如投票所或通訊投票等方式），用選票來決定的選舉方式有所混淆，同時也避免讓讀者誤解為登記為候選人的權利。下文將會就該名詞之演變與內涵進一步加以說明。

主張應有資格限制，且排除部分受薪者（如僕役和學徒），認為仰賴他人過活者，並不具有獨立自由的性質，與乞丐無異。此觀點反映當時正面臨從舊秩序進入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Thomas, 1972: 72）。有鑒於近期呈現平等派內部意見分歧之相關研究，故關於平等派對於參政權身分資格的討論，勢必得比較與追溯不同作者和文本（Foxley, 2004: 850）。例如就《人民協定》的文本而言，歷經數次改版，內文逐步限縮人民參政資格，使得普特尼辯論之後的平等派論述不具有現在意義下的民主價值論述（Peacey, 2012: 67-68）。故有學者試圖還原平等派論述的脈絡，指出平等派在 1647 年 12 月後，為了因應遭到當局強勢打壓，而將政治論述的焦點由選舉權轉回到請願權（Vernon and Baker, 2012: 6）。如此一來，當後人要重新檢視平等派人士所追尋的政治參與等訴求對於今日之影響時，讓平等派的民間與軍方兩種不同的政治參與概念得以直接面對面討論的普特尼辯論會會議紀錄，就成為比較雙方立論差異的重要文本（Davis, 1968: 175）。故本文以會議紀錄為核心，羅列各方就參政權之概念所提及的文本，指出普特尼辯論會是軍方平等派普選權論述轉變的關鍵。

本文試圖探尋該辯論的重點之一——平等派擴大政治參與之概念是如何藉由寄望古憲法（ancient constitution）與共同法（common law）⁶中之請願權以及其他與自由相關之特權的運作來保障自身權益，而在歷經數次請願失敗後，進一步發展出擴大政治參與之訴求。同時藉由分析會議紀錄，找出平等派人士的不同論點與討論所造成的個人論點之修正，顯示平等派並非如過往研究所顯示，為具有一致性且成員來源單一的同質性團體，即要求普遍選舉權的軍人團體。相反地，平等派所提出的論述會隨著不同的人、事、時、地而發生變化。在簡介普特尼辯論會的歷史背景後，本文主要分為三部分處理擴大政治參與概念如何自共同法與古憲法傳統發展。首先以普特尼辯論為起始點，回溯政治參與訴求的脈絡，藉由會議紀錄找尋人們所引述的文獻，再從那些文獻追溯更早先的文獻，以檢視平等派的「選舉權」、「同意」與「請願」等詞彙的使用方式及其意涵。第二部分指出辯論會紀錄本身作為文本研

6 本文從史學界使用之譯名「共同法」，以呈現該法律體系主張遵循先例之精神與內涵。

究，提出不同意見之間的對話過程，能顯示平等派成員的思考過程，對於了解第三部分將討論之辯論會後平等派論述的發展有其重要性。

貳、普特尼辯論會與選舉權

普特尼辯論會是在 1642 年到 1646 年國王查理一世與議會第一次內戰後，1647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1 日之間，以新模範軍為主的基層軍官聯合民間人士向高階將領發起的集會活動，主要討論英格蘭的憲政體制改革，地點在倫敦東南方六英里上游處普特尼地區的聖瑪麗教堂內。活動的起因來自於 1647 年 5 月，以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為首的軍方高階將領越過議會，獨自與國王協商；甚至由伊萊頓（Commissary-General Henry Ireton, 1611 年受洗，1651 年歿）⁷ 與蘭博特（Colonel John Lambert, 1619 年受洗，1684 年歿）兩位高階軍官起草內容，9 月時以《建議要點》（*The Heads of Proposals*）之名公布。內容要求以每地區對王國的賦稅比例來調整議會席次、保障會期天數底限、限制貴族出任公職之資格與期間（前後職位需有五年間隔期）、議會掌握未來十年陸軍與海軍領導階層的任命權，以及不強制使用《公禱書》（*The Book of the Common Prayer*）與不強制出席教會禮拜活動。雖然其內容泰半延續早先議會向國王提出的《新堡建言》（*The Newcastle Propositions*, 1646 年 7 月），但未取消使用《公禱書》一事，違反最初議會起兵時廢除《公禱書》的訴求，且並未回應基層官兵所受到的各種不公待遇，遂遭到基層官兵抨擊為背叛浴血奮戰的士兵與人民，指稱高階將領的「大爺們」（Grandees）不懂百姓的心聲。一時之間各種政治論冊（pamphlets）紛陳，但將領們依然故我。⁸

隨著基層官兵的不滿逐漸升高，一觸即發的情勢逼迫當時頗富人望的最高將領費爾法克斯（Commander-in-Chief Sir Thomas Fairfax, 1612-1671）必須親自前往士兵的駐紮地安撫。在 1647 年 5 月 29 日費爾法克斯召開的軍方

7 爲了保持行文統一，除現代學者之名稱外，其餘人名依據審查人之建議統一使用中文譯名。

8 關於普特尼會議之背景資料，主要參考自《牛津國家人名錄》（*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普特尼會議參與者〉（“Putney Debaters”）條目（Baker, 2015）。

大會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rmy) 上，在場官兵一致同意通過，要求將軍於 6 月 4 日與 5 日在薩福克郡 (Suffolk) 的紐馬克特 (Newmarket) 地區，將他們的請願書以《神聖承諾書》(A Solemn Engagement) 之名義向全體新模範軍士兵宣讀，並代為在 8 日遞交下議院。《神聖承諾書》要求將國王從位於北安普頓郡 (Northamptonshire) 的宏碧莊園 (Holmby House) 往東遷往紐馬克特，以便置於官兵的管轄勢力之下；⁹ 並以每週三先令的價格來支付步兵薪餉、同意由每軍團選出兩名軍官與兩名士兵組成軍方議會 (the council of the Army) 參與議會運作 (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d)。

隨後官兵們將《神聖承諾書》改名為《軍隊神聖承諾書》(A Solemn Engagement of the Army) 出版，昭告天下 (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d)。該書主張基於身為生而自由的英格蘭人，面對不公不義的壓迫，首要之務就是要求議會同意設立軍方的會議 (council)，由各軍團經多數同意選出的將官、兩名士官，加上兩名士兵共同組成，並由費爾法克斯將軍主持議事。然而下議院以費爾法克斯將軍因士兵宣稱不簽署就不解散，迫於情勢而簽署了同意書為由，否認該承諾書之效力。

到了 10 月一份重要的平等派文本《誠摯為軍隊辯護》(The Case of the Armie Truly Stated, 1647 年 10 月 15 日)¹⁰ 出版，確切提出基層官兵與人民要求議會定期改選與年滿二十一歲男性皆有選舉權的主張。文中士兵表達對於自己為議會賣命，卻無法擁有自己政治上的發聲管道感到不滿 (Aylmer ed., 1975)。更遑論伊萊頓與蘭博特等人，罔顧早先對士兵所做出的政治承諾，逕自挾國王與議會合作提出《建議要點》，試圖對國王展現議會有意讓步的姿態，以便換取議會日後擴張權限的空間之舉，引發軍中持續的強烈反彈。為此軍方在 1647 年 10 月 28 日於倫敦東南方普特尼的教會內舉行辯論大會，根

9 不過在議會決定是否同意該要求之前，克倫威爾旗下的新模範軍騎兵旗手 (cornet) 喬依斯 (George Joyce, 生於 1618 年) 就在 6 月 8 日將國王從原先議會監禁處宏碧莊園，移至紐馬克特一地。此舉是否來自於克倫威爾的授意，迄今依舊不明 (Coward, 1994: 230; 253)。

10 雖有學者認為根據內容與遣詞用字，辯論會中與《誠摯為軍隊辯護》一文可能相關的人士，不應是通說的民間人士懷得曼，而是軍方的賽克斯比 (Lieutenant Edward Sexby, 約 1616-1658) (Morrill and Baker, 2001: 106; 111)，但本文在此仍依照通說，將該文本視為懷得曼所作。

據紀錄整場辯論共有 36 名各級軍官參與發言 (Woodhouse ed., 1951: 1-124)。¹¹

辯論主要圍繞著平等派依照《誠摯為軍隊辯護》修改而來的《人民協定》(*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1647 年 10 月 28 日)所提出之四大項訴求：(一)在下議院的人民代表應依照當地居民人數來重新調整應選席次；(二)應於隔年(1648 年)9 月 30 日前解散當前議會，避免同一批人在位過久；(三)日後議會應兩年改選一次，會期必須為期六個月以上；(四)議會代表的地位僅次於選出他們的人民，且未經人民的同意，不得擴張議會的職權。並在附錄中以維護英格蘭人民依法擁有的權利與自由為理由，提出要求議會增設席次、定期改選、不得追究人民在內戰中的責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且不得立法對人民造成損害，同時未經人民同意，不得增刪或修改法律、宣戰媾和、增廢行政單位與法院、行使人事任命等數項訴求 (Wildman and Bear, 1647)。¹²

會後平等派軍人的意見幾乎都遭到駁回，還被冠上無政府主義者或「策動者」(Agitator)的標籤 (Woodhouse ed., 1951: 59-60)。Agitator 為拉丁文，原意為驅使動物拉車之人 (Elyot, 1538)。在 1645 年就有以此詞稱呼軍方激進分子的說法，如保王派人士舍本 (Sir Edward Sherburne, 1616 年受洗，1702 年歿)稱李爾本 (John Lilburne, 1615?-1657)為「策動者」，是「教會與國家兩者一切秩序的公敵。除了他自己外，他不會承認國王、議會、君主、行政長官 (majestrate) 或一國之內的至高權」(Sherburne, 1645)。後來平等派取其不斷鼓動他者前進的驅力，於 1647 年軍方論述中成為各軍團代表之代稱 (4 到 5 月之間選出)——「策動者」(Woolrych, 2002)。而策動者的主要任務，就是以軍團代表的身分向議會與軍方高層表達他們的不滿，像是遲遲未能給付軍餉，以及議會一意孤行地試圖與國王協商等。他們與早先被稱為

11 與會名單與所屬團體，請見附錄一。

12 連署人分別為來自於克倫威爾軍團的貝爾 (Edmund Bear, 不明)與艾福瓦德 (Robert Everard, 1647-1664 年在世)；來自伊萊頓軍團的葛略 (George Garret, 不明)、比佛利 (Thomas Beverley, 不明)與皮歐爾 (William Pryor, 不明)；來自福力特沃德 (Colonel George Fleetwood, 1623 年受洗，約 1664 年後歿)軍團的布萊恩 (William Bryan, 不明)；來自瓦列軍團的威爾 (Matthew Weale, 不明)與羅素 (William Russell, 不明)；以及來自里奇 (Colonel Nathaniel Rich, 約 1700 年歿)軍團的多佛 (John Dover, 不明)與哈得森 (William Hudson, 不明)。

「平等派」的市民團體合流後共用平等派之名。¹³

歷史學者回溯「平等派」一詞，主張與第一次內戰後憲政危機之脈絡有關，出現的時間點約莫為1647年11月，其組成分子包含軍人與平民（Worden, 2001: 280-282）。而平等派之名稱，則是來自於追求人們應有不分出身、階級或是貧富的「權利平等」（equality of right）之意，並衍生出以為平等派要實現限制財產額度的「財產平等」（equality of estate）之誤解，以及易流於民粹、缺乏對國家大政方針之知識與通盤考量能力等批評（Nedham, 1969: 96-110）。除了名稱上容易引來誤解外，研究平等派與普特尼辯論時必須留意軍方內部平等派與獨立派（Independent）之別。平等派偏向寬容的宗教立場不若同樣來自軍方的獨立派激進，但其基進的政治立場卻足以讓軍方上層人士與議會忌憚（Aylmer, 1971: 132-135），曾兩度（1647年與1649年）遭到克倫威爾及其同僚的打壓。因此雖然平等派與獨立派同樣支持新模範軍，也都對長老教派具有敵意，但兩者不應混為一談（Vernon and Baker, 2010: 43; 58; 2012）。普特尼辯論會所提供的對話機會與空間，讓參與者得以直接面對不同的意見。部分平等派人士在辯論會中放棄原先堅持二十一歲以上成年男性普選權的基進主張，改為接受選舉人資格限制的變化，值得研究。

有學者指出平等派擴大政治參與權利的論述其實有兩個主要來源——基督新教強調的平等精神，以及內戰後舊有政治秩序瓦解，營造出新模範軍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氛圍（Thomas, 1972: 60）。如同人民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原因和論述往往與當時所處的社會及政治發展脈絡息息相關，當學者們回顧普特尼辯論時，也反映了他們各自關懷的議題與研究取向；像是歷史學者爬梳與會者以及相關作者所處的社會脈絡，並考據版本或各文本的作者身分，試圖標示出每個文本所對應的不同發展階段（Baker, 2012; 2013; Carlin, 1984; Thomas, 1972; Vernon and Baker, 2010; 2012）。

Philip Baker 指出基於倫敦城數百年來高度自治屬性之故，城中有將近一半多從事商業或相關行業的自由民，習於倫敦市各區官員及倫敦市議會平民

13 唯有在要特別區分普特尼辯論前軍方平等派人士的身分時，才會使用「策動者」（軍人）與「平等派」（平民）之別（Anon., 1647b）。

議員選舉體制之運作，有法律知識與法庭訴訟經驗；加上印刷文化的推波助瀾，造就了平等派的核心人士與支持群眾的公民文化。故早在 1640 年代初期，倫敦就已有市民向議會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行動。基於倫敦城長久以往的自治社群（self-governing community）政治文化，平等派的訴求也就不盡然僅侷限於與軍隊相關的因素，而是擴及一般大眾的普遍參政權訴求（Baker, 2013: 586）。同樣基於成員身分之別的研究，有學者提出平等派內部軍人支持二十一歲普選權，而平民則偏向支持有限選舉權之看法（Foxley, 2013: 110）。甚至有學者認為因為當時各市鎮的選舉權內容與方式不一，所以平等派人士講到選舉權時，可能有不同的版本與見解（Hirst, 1975: 22）。

另一方面，政治思想學者關注的焦點則多側重於當時平等派的選舉權概念與自然權利論述之關聯，或是試圖藉由辯論的核心文本——《人民協定》的選舉權（franchise）內容來重構平等派政治參與論述之脈絡（Gentles, 2001: 149; Peacey, 2012: 50-51; 陳思賢，2009: 10-12）。Samuel Glover 認為普特尼辯論展現的是平民共和主義（popular republicanism）與菁英共和主義（elitist republicanism）之爭。共和派內部原有由平民與下級軍人構成的平等派主張人民平等參政，與大多數士紳、議員主張由英格蘭人民之代表所組成的議會掌有主權，即人民主權與議會主權之爭論。對於後者而言，主權並非本於人民，而是基於代表而來，且透過一定的形式來行使（Glover, 1999; Skinner, 1998: 33-35）。而 Michael Mendle 指出應以人民主權和政治參與兩種不同角度詮釋普特尼辯論的論述（Mendle, 2001: 14）。

平等派所主張的「選舉權」一詞是否有較選舉權本身更廣泛之意涵？此點可藉由回溯前人之研究來加以釐清。C. B. Macpherson 在其經典著作《佔有式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1964）中，反駁長久以來學界主張普特尼辯論中平等派支持成年男性選舉權的論點，認為平等派從頭到尾支持的都是有限選舉權。即便地主階層的軍方高層與佃農階層的平等派之間對選舉資格的認知有差異，但兩者都排除沒有私有財產的乞丐以及僕役。¹⁴再者，Macpherson 認為過往學者（如 S. R. Gar-

14 Macpherson 區分四種有限參政權的類型：(1) 年收入超過四十先令的不動產所有者或貿易

diner 等) 因編纂普特尼辯論會紀錄的學者 C. H. Firth 之誤, 將會中平等派擴大政治參與之訴求單純地理解為要求成年男性選舉權 (manhood suffrage), 此後積非成是, 忽略了平等派自辯論會以後都反對受薪者 (wage-earners) 與乞丐 (beggars) 兩種身分別的人擁有投票權之事實 (Macpherson, 1964: 107)。他並將主張成男普選權的《誠摯為軍隊辯護》視為隨即由第一版《人民協定》取代的文本, 而後不再出現普選權之訴求 (Macpherson, 1964: 130-131)。Macpherson 的研究點出後人對於平等派的謬讚, 以及會後平等派捨棄普選權的訴求, 顯示平等派論述中預設自然權利而要求平等跟排除特定身分者選舉權的論述, 兩者之間有所矛盾。然而 Macpherson 並未提出為何捨棄該訴求的相關分析研究。

Macpherson 的觀點隨後遭到其他學者的質疑。例如 Keith Thomas 認為直到普特尼辯論會前, 平等派本質上主張普選權, 但為了與軍隊領導者和其他人妥協之故, 才在辯論會後的第二版 (1649 年 1 月 20 日) 與第三版 (1649 年 5 月) 的《人民協定》, 都附上了基於財產門檻與職業別而來的選舉權身分限制 (Thomas, 1972: 68-69)。再者, Thomas 所說「為了與軍隊領導者和其他人妥協」的「其他人」, 可從 Philip Baker 和 Rachel Foxley 探討平等派內部軍人與平民兩種不同來源, 對於選舉權限制與否的觀點差異, 得知其身分正是平等派裡堅持擴大政治參與但仍維持有限選舉權的民間人士 (Baker, 2013: 586-587; Foxley, 2013: 108-113)。Christopher Thompson 亦以平等派的民間成員佩堤 (Maximilian Petty, 1617 年受洗, 1661 年後歿) 的著作為例, 指出主張普選權的第一版《人民協定》為軍方人士「策動者」與民間「平等派」共組的辯論會上的「平等派」的共識之作。但在普特尼辯論會中, 尤其就選舉權討論最熱烈的 10 月 29 日的紀錄裡, 佩堤明顯轉變立場, 改為同意克倫威爾與伊萊頓等將領的看法, 認為無法獨立於他人的受薪者不應參與其中。故 Thompson 認為代表佩堤改變立場一事, 顯示平等派會前支持普選權, 乃是出於工具理性之考量; 換言之, 會中平等派真正在意的是擴大政治參與的

商; (2)除了乞丐與僕役之外, 擁有房產的男性; (3)除了乞丐與僕役之外, 所有男性; (4)除了罪犯與欠債者之外, 所有男性 (Macpherson, 1964: 111-117)。

程度，而非人數（Thompson, 1980）。

當時平等派不僅要求普遍投票權（manhood suffrage），而是將基於某些條件（身分地位或財富）得以選舉自己的官員的權利，視為一種表現自身非處於奴役狀態的特權（privilege），為自由的表現形式之一，並受到《大憲章》（*Magna Charta*）之保障。Edward Vallance 以平等派軍官李爾本的《平等派之抗議》（*The Levellers Remonstrances*, 1652）為例，指出 franchise¹⁵ 一詞並不僅止於涉及選舉之權利，亦包含了更廣泛的自由之意涵，或是公民資格（citizenship），是人們之所以起兵抵抗暴君，出生入死，也不願意被剝奪的自由（Vallance, 2012: 44）。¹⁶ 在李爾本之後，沃文（William Walwyn, 1600 年受洗，1681 年歿）著述《長篇請願書》（*The Large Petition*）聲援李爾本。該書重要之處，在於沃文提出政府統治的正當性，來自於人民之同意，而經人民選出的議會，則能組成世界上最公正的政府，讓人民免於受到壓迫或侵害，維護人身與信仰之自由（Lilburne, 1647b: 29-35）。¹⁷ 在普特尼辯論會中，就連反對普選權的伊萊頓將軍，也同意選舉權乃是身為不臣服於他人的自由人的表現（Woodhouse ed., 1951: 78）。及至《誠摯為軍隊辯護》，平等派官兵不僅要求二十一歲以上之男性皆可成為選舉人，還要求確保請願權、提名軍團代表的權利，以及提出憲政改革訴求之權利（Wildman, 1647）。就現今的眼

15 根據《牛津英語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09 年第三版）所述，在 18、19 世紀英國選制改革風潮興起前，franchise 一詞不單指選舉權，而是具有免於臣屬他人的「自由」（freedom）或法律上免除財產遭到強徵的「特權」（privilege），經主權授予個人或團體特別的獨佔權利（以用益權為主，例如森林之使用權），乃至於在行會或國家內行使特定權利（如免稅或經銷某商品）之資格的廣泛意涵與用法（*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16）。故本文在引用 franchise 時，會根據該引文脈絡，選擇譯為選舉權或特權。

16 李爾本表明倫敦城的市民應剝奪（disfranchise）試圖破壞他們的古老、根本，且正義的諸自由（Freedoms）、自由權（Liberties）和與專賣相關特權（Franchises）之人的前述權利（Lilburne, 1646: 58）。

17 該請願書成為直到 10 月底《人民協定》出現之前平等派反覆引用的重要文本，例如李爾本於 5 月出版抨擊議會專擅的文集《強摘的果子不甜》（*Rash Oaths Unwarrantable: And the Breaking of Them as Inexcusable*），即完整收錄《長篇請願書》。該請願書之作者沃文為了因應出版審查，亦於 6 月 14 日以新的書名《真金不怕火煉》（*Gold Tried in the Fire, or the Burnt Petitions Revived*）再次出版，並收錄《長篇請願書》（Walwyn, 1647）。本文引用之《長篇請願書》段落，皆來自於《強摘的果子不甜》一書。

光來看，雖然普特尼會議最後主張有限選舉權，且會中由高階將領主導的模式並不符合現代民主強調由下而上的精神，但平等派人士提出擴大政治參與的憲政改革訴求，好讓上位者聽見自己聲音的行為，成為近代民主概念之先驅（Bushman, 1963: 52-53）。

參、爲了請願而要有代表

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將代表體制界定爲「用以達成各項政治決定而實現共善的一套制度安排；此套制度安排，透過人民選出會議代表以執行人民意志，使得人民自行決定諸項議題」（Schumpeter, 1994: 250; 轉引自郭秋永, 2001: 5）。議會中經人民選出之代表與議會主權之代表兩者，直到 18 世紀下半葉，在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及英國的憲章運動等時期，其概念得以藉由民主理論結合起來（張福建, 2007）。但基進民主中蘊含著對立與衝突之本質，人民與代表之間實則相互糾結：作爲權力根源的人民，必須透過代表，才能成爲議會政府所代表的主權者，而代表本身所體現的菁英民主理論以及議會政府所體現的憲政民主主義，又不得不面對國家創立時的政變或革命之暴力——民主政治「基進」一面的根源性問題（6, 2001; Barber, 2003; Birch, 2007; Dahl, 2001; Mouffe, 2000; 郭秋永, 2001; 蔡英文, 2005）。

追本溯源，當時平等派與議會彼此間的緊張與衝突，本質上根源於雙方對代表體制的存在與用意之不同期待。國王戰敗處以死刑後，下議院的代表不僅僅作爲被遴選或推舉而來組成議會的成員身分，也成爲國家統一與主權的象徵。但他們的主權論述的競爭對手，並非只有國王的主權論述，還有以平等派爲首的人民的的主權論述。下議院與人民雙方各自詮釋人民如何能夠既作爲主權權力源頭，又作爲應當遵守憲政秩序的被統治者，遂產生代表者與被代表者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學者質疑，究竟一個並非基於每個人的同意而建立的政府，要如何透過人民主權來訴諸自己的統治正當性（Sabbadini, 2016: 185）？

平等派使用古憲法與共同法之語彙，強調自古以來人民依法就有的權

利，要求修改現有體制、增加新的參與者（選民），以期政治體制與政策能夠符合人民的利益與期待。像平等派的領導人物之一李爾本的「生而自由」的英格蘭人概念，就是將共同法的自由民概念，轉化為公民資格概念，以便作為擴大參政權之論述基礎（Foxley, 2004: 851）。同時李爾本所引入的「生而自由的英格蘭人」的概念，來自於《大憲章》（1297 年版）第二十九條關於「自由人」（free man）的敘述，顯示平等派所謂的政治權利，乃是來自於共同法之傳統，具有政治上的英格蘭屬性（Englishness）之概念（Thomas, 1972: 73-76）。為此，可說平等派將自由這一概念，由法律秩序跨到政治秩序。而此轉折來自於平等派軍人遭受法律與政治雙重的不公對待——既無法依法尋求司法上的救濟與平反，也無法讓議會有所行動來改善他們的處境。是故，如何透過重新思索代表存在之用意，以化解當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維繫共同體秩序與追求民主價值之間的衝突，則顯得有政治爭論的迫切性。時至今日，選代表一事本身成爲一種權利以及當代所謂「良好政府（國家）」的重要評價依據。¹⁸

英國的議會代表與人民之間，其關係可追溯自約莫 10 世紀「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年代的「賢人會」（Witan），其目的在於聯繫並協調國王艾瑟爾司坦（Æthelstan，約 894-939）所屬的聯盟與轄下部族。同時期各「郡」（county 或 shire）則有地方的貴族、主教、治安官（sheriff），與每村莊四名代表組成之肩負該地行政與司法功能的「郡會議」（moots），日後演變爲下議院（the House of Commons）。1066 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the Norman Conquest）後，賢人會成員增添教會人士與擴大貴族參與，其主要任務在於商討賦稅等事宜。該會的擴大形式（增加伯爵與男爵參與）則爲日後的「大會議」（Magnum Concilium, the Great Council），即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s）（Maddicott, 2004）。但此時的下議院獨立性低，其行動多取決於上議

18 代表理論在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的關係及運作上可分爲四種理論：(1) 人民託付政黨，而議員受黨紀約束的「託付理論」（mandate theory）；(2) 選民選出議員後，議員應以整體國家利益，而非區域利益爲考量的「（全權）委託說」（trustee theory）；(3) 議員應依據選民意向行動的「委任說」（delegate theory）；(4) 議員依照其代表團體之特殊利益行動的「反映說」（resemblance theory）（Pitkin, 1967）。

院的派系運作 (Worden, 1974)。然而自都鐸王朝 (Tudor) 以來，法律與憲政體制未能跟上社會與經濟之變化，動搖長久以來議會與政府的權力結構，其中產生的窠臼沉痾累積到下一世紀的斯圖亞特王朝 (Stuart)，以內戰的形式爆發出來 (Brown, 2008: 47-48)。其中的成因之一，在於自 1620 年代以來，議會與國王之間的請願權爭議未能獲得妥善處理之故。而平等派的興起，則來自於議會未能妥善處理人民請願之故。因此以下將先說明請願權的起源與意義，並回顧早先國王與議會的請願爭議，以利後續呈現平等派從請願權到要求選舉權的觀念轉折與變化。

回顧歷史，英格蘭下議院接受「平民請願」(common petition) 的傳統始自 14 世紀初，但直到亨利八世利用議會來替自己的宗教改革政策背書之前，該傳統並未被視為重要的政治功能 (Sayles, 1988: 48-57)。及至 1628 年的《權利請願書》(*The Petition of Right*) 爭論，議會藉由請願要求限制王權。依據當時法學者 Sir Edward Coke 的論述，17 世紀英格蘭議會將提案分為「法案」(bill)、「司法裁判」(judicature)、「恩赦請願書」(petition of grace)，以及「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 四種形式，並以權利請願書之位階最低 (Foster, 1974: 21; Clode, 1887: 15-17)。恩赦請願書之運用，在於凡涉及國王本身造成之侵害，或是原先做出決議時國王缺席 (或非御前會議)，但現今非得獲得國王親口表態才能解決，且議會無權處置之請願；國王若同意，則會在文末簽署「如其所願」(‘*Soit fait comme il est desire*’)。¹⁹ 權利請願書則是針對在某些權利受到法律執行上之侵害，但無法強迫國王親口表態以獲得解決之道時；如獲首肯，國王會於請願書末回覆「如該權利所願」(‘*Soit droit fait comme est desire*’) (Clode, 1887: 16-17; 52)。此外，有時請願書會包含兩者之狀況 (Clode, 1887: 127)。

議會與國王之間不斷推估對方的反應以及計畫己方的因應之道。1628 年在正式向國王提出《請願書》前，上下議院之間由於提案形式問題而引發爭議。5 月 6 日原本上議院打算以委員會的形式審查《權利請願書》草案，但

19 當時王室之正式文書仍用 1066 年諾曼人帶來英格蘭的諾曼法語 (Norman French)。該語言迄今仍可見於英國官方文件，例如英格蘭國徽上的格言，‘*Dieu et mon droit*’ (神與我的權利) 等文句 (Clifford ed., 1968: 301-302)。

遭到來自下議院的秘書庫克（John Cook，1608-1660）反對，認為議會的法律（act）乃是由國王與議會之同意（consent）而來，為了顧及國王的地位，議會不應單方面地提案。不過《請願書》雖然不該以法案的形式提出，但得交由兩院正式聯席的方式審查，而非委員會內部審查，以昭公信（Rushworth, 1721: 554-557）。²⁰ 同樣來自下議院的艾略特（Sir John Eliot，1592-1632）亦反對使用法案的形式，但其理由與庫克不同。艾略特認為在委員會層級討論較能暢所欲言，而且由委員會遞交給國王的管道亦較為多元跟彈性。但法學家兼議員的寇克（Sir Edward Coke，1552-1634）堅持主張唯有以法案（bill）的形式遞交國王，才能留下紀錄，否則只停留在「信息」（message）的層級，國王並沒有回應的必要。對於寇克而言，這並非不信任國王，或是失信於國王，而是議會自當如此行事的程序原則問題（Howell, 1816a: 187-188）。5月8日下議院議員哈理森（Sir Richard Harrison，1583-1655）寫給政府人員溫德本克（Francis Windebank，1582 受洗-1646）的信中提到國王對此事的回應將會左右事態發展——事件會演變成法案，還是停留在僅提出糾正錯誤並尋求答案的請願書的階段。²¹ 最後上議院採納寇克的意見，並參考樞密院國務秘書（Secretary of State）寇克（Sir John Coke，1563-1644）之提議——用請願書的形式，而非法案的形式，以避免國王不肯同意而產生僵局。最後兩院決議以「請願書」的名義送出（Rushworth, 1721: 554-557）。

國王決定終止爭議以便換取議會同意增稅，6月7日於上議院同意《請願書》的內容。不過國王並不認為第二份回覆跟第一份有何差別（Howell, 1816a: 187-188）。對國王而言「人民的自由強化國王的特權，而國王的特權是用來保衛人民的自由」，國王相信議會所要求確認的自由，對國王的特權而言，無法損其分毫（Foster, 1974: 26; Gardiner ed., 1906: 65-66; Guy, 1982; Young, 1984）。不過下議院議員則同意於25日起休會，直到隔年1月20日國王才又再度召開（Johnson et al. eds., 1977: 372）。

然而歷經 1620 年代權利請願書爭議，向國王力爭權利的議會，在 1640

20 庫克日後出任法官，並審理查理一世的案件，改稱起訴國王是喜事一件（Cook, 1649: 39）。

21 “Sir Richard Harrison to Francis Windebank”，見國務會議紀錄（The National Archives, 1628）。

年代面對人民的請願時，不僅拒絕接受人民請願，甚至還試圖以戰爭結束為理由來解散軍隊，藉以迴避發放戰後拖欠的薪水。此舉引發官兵諸多不滿情緒，尤其是 1646 年第二次內戰結束後軍人遲遲未收到薪水、下議院片面決定與態度強硬的國王妥協，以及未能處置戰爭時期頒布各種雜亂或相互矛盾的命令與就此衍生出的罰款或刑責。人民的各種不滿中以最後一項為甚，甚至演變成要求改革上議院的呼聲（因為當時上議院控制了法院）（Hart, 1991: 162-164）。中下級軍官士兵為此不斷上書向下議院陳情。為了聚焦他們的訴求，平等派於 3 月 10 日至 14 日間，連署由沃文起草的《長篇請願書》，訴求支付積欠軍人的薪水、議會定期改選、²² 強調議會選舉自由（free choice of a parliament）、²³ 掃除議會內的長老教派勢力、²⁴ 要求釋放遭收押的軍人李爾本、改革法律體系（棄拉丁語改用英語）、法庭速審、人道對待囚犯、解除專賣權限制、反對政教合一、推行宗教自由、廢除什一稅等。其訴求除了新增要求撤銷所有戰爭時期頒布的法令、誓詞與誓約之外，²⁵ 內容大部分與早先歐佛頓（Richard Overton，1640-1664 年在世）與沃文請願釋放李爾本的《千人抗議書》（*A Remonstrance of Many Thousand Citizens*，1646 年 5 月）雷同（Overton and Walwyn, 1646）。

為了因應《長篇請願書》帶來的輿論壓力，議會一方面安撫軍隊，另一方面則以煽動群眾為理由，5 月 20 日決議在市中心的交易所前，由絞刑手焚燒《長篇請願書》，壓制要求議會改革的聲浪。²⁶ 議會此舉引發基層官兵不滿，撰文連署抨擊議會。文中引用內戰初期議會要求國王接受請願的文句，指責議會雙重標準，寬以待己、嚴以律人：

22 《千人抗議書》中特別指出每年改選，而《長篇請願書》則僅提到選舉自由（Overton and Walwyn, 1646: 19; Walwyn, 1647: 29）。

23 必須留意當時的議會選舉並非今日的選舉一般強調公平、公正以及公開之原則，而是各地區有自己的做法，也沒有票票等值的原則。像是文祕署（Chancery）發出的選舉公告往往會落入郡長（sheriff）個人手中藏私，而不會公告周知。更多的情形則是僅由當地少數人決定人選了事。詳見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24 因為當時平等派認為該派別較不寬容其他教派。

25 Edward Vallance 認為在近代以前，人們乃是通過宣誓之行為來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維持公共或法律之秩序（Vallance, 2012: 30-31）。

26 20 May 1647,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見 JHC, 1802a。

就我們的請願自由而論，我們希望貴院能永遠不加以否認，我們不知有什麼比自由更來得重要，無此則無法消弭不滿，而我們尚且不如你們的對手；如你們所述，並將之付諸於你們在 1642 年 11 月 2 日的宣言²⁷中所記：請願乃人民之自由與特權，好讓我們來消除與補償他們的不滿與壓抑；因此我們有責接受他們的請願。(Council of 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c)

議會前後矛盾的作為，不僅止於對軍人的請願置若罔聞，甚至在 4 月時控訴那些提出請願的官兵們是「國家之敵」，遂有匿名作品控訴議會過河拆橋的行為：

我們許多被遣散的軍中同僚，因他們戰爭期間，以及議會指派的任務所需，那些不得不一然的作為，而遭到監禁、起訴或絞刑等嚴酷對待；²⁸ 若無相關保障，²⁹ 他們³⁰ 將無法安然地坐在議會之中，我們之所以如此認為的理由，在於他們的死敵成了他們的法官。的確，即便我們處於這樣的境地，遭受壓迫，我們不會哭泣：[……] 即便我們遭到冒犯，在沒有召開審訊的情況下，就被宣告為國家之敵 (*Enemies to the State*) (斜體字為原文所用)。(Anon., 1647a: 6-7)

目前普遍認為普特尼辯論主要圍繞的文本是《人民協定》(Gentles, 2001: 154)。³¹ 據學者考證，《人民協定》並非一人獨力之作，而是軍方人士與民間

27 見 *A Remonstrance of the Lords and Commons Assembled in Parliament* (Parliament, England and Wales, 1642)。

28 雖然議會在 5 月 21 日通過《豁免法案》(*Bill of Indemnity*)，宣告不追究士兵在戰爭期間從事議會所授意之行為，但卻未能明確界定行為之範圍，使得戰後官兵遭到法律追訴 (Morrill, 1993: 310-312)。

29 指的是司法上的相關保障，例如不任意逮捕或監禁等。

30 即前往議會請願的官兵代表。

31 18 November 1647 (Rushworth, 1721)。《人民協定》一文在 10 月 28 日呈給議會後，隨即

人士共同合作的成果，如軍方的李爾本與歐佛頓，以及倫敦城的馬頓（Henry Marten，不明）、懷得曼（Sir John Wildman，1622/3-1693）與佩堤之參與（Henderson, 2012; Vernon and Baker, 2010: 41-42）。他們反對軍方高層爲了試圖營造與國王協商的政治氣氛而提出的文件《建議要點》（Vernon and Baker, 2010: 55-56）。故有學者認爲《人民協定》之所以對議會的改選與任期加以限制，是爲了回應當時下議院議員既宣稱作爲英格蘭人民的代表，卻罔顧民意逕行與國王妥協而引發的爭議，進而希望改變憲政體制，也就是讓更多人藉由投票來發聲（Aylmer, 1971; Gentles, 2012: 143-145）。當人民面對一個無法爲自己發聲的憲政體制時，人民主權的概念遂從原本用以賦予當權者（無論是君主或議會）統治正當性，轉向以人民爲導向的基進改革路線之用（Sabadini, 2016: 165）。

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尼辯論會的核心文本《人民協定》主要對話對象雖然是軍方高層提出之《建議要點》，但就會議紀錄來看，會議中首先提出討論的文本並非《人民協定》，而是該文本的原型——懷得曼於10月15日出版的《誠摯爲軍隊辯護》（Wildman, 1647）。³²《誠摯爲軍隊辯護》爲官兵對議會的訴求，乃是平等派的政治訴求由原先的請願轉變成要求擴張爲改變憲政體制（選舉權）的關鍵文本，顯示軍隊是在1647年與議會之間逐漸升高的對立情勢中走向政治化與極端化（Kishlansky, 1978: 56-57; Morrill and Baker, 2001: 103-104）。《誠摯爲軍隊辯護》首先延續早先批評議會並未給官兵一個公開辯駁、自我澄清機會的說法，指責議會罔顧士兵與戰死者遺留的孤兒寡母的處境，就逕自宣布爲此陳情的他們爲「國家之敵」與「擾亂和平者」（*disturbers of the peace*）的做法不正義。再者，議會對他們數度提出的請願書、陳情書或抗議書等，都置若罔聞，不符共同法傳統。更有甚者，議會還下令查禁或燒毀相關出版品，否定人民的聲音。據此，議會的所作所爲已經

於11月3日出版流通於市面。辯論會後（11月17日）上議院撰文駁斥《人民協定》。而18日下議院特別發文給費爾法克斯將軍，令其妥善處置《人民協定》對軍中士氣的影響，以免士兵造反。

32 故有學者主張普特尼辯論中軍方高層的共識基礎是《誠摯爲軍隊辯護》（Morrill and Baker, 2001: 106）。

嚴重影響到人民的自由。

就時序來看，平等派的擴大政治參與之內容，是由請願權開始，而後逐步推至選舉權。先是《宣言》（6月14日，*A Declaration*）（*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b*）提出人民應有請願之自由、撤銷長老教派議員的席位、透過人民的選舉或同意來建立獨立派為首的正當政府（*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b: 13; 15*）。隨後的《軍隊致議會書》（6月17日，*A Charge Delivered in the Name of the Army*）點名十一位議員違法濫紀、妨害軍人應有之權利與自由（*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a: 3-4*）；《卑微的抗議書》（6月23日，*A Humble Remonstrance*）（*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c*）提出依照法定程序審理案件；《重申宣言》（8月18日，*A Declaration of the Last Demands*）則要求審判軍人時，要有軍人出任法官，以維護審判之公平（*Council of 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b: 6-7*）。接著有《誠摯為軍隊辯護》（10月15日）提出二十一歲成年男性普選權的概念，並重申《神聖承諾書》的立場——不接受要求，就不解散軍隊；同時亦主張在有協商結果前，需解散將領直接管轄的砲兵，以免節外生枝。

《誠摯為軍隊辯護》中最重要、堪稱平等派論述轉捩點的部分，在於官兵提出基於維護人民自由的立場，要求選出不只真正符合軍方利益的代表，更要擴大政治參與，讓所有二十一歲以上的英格蘭自由人男性都擁有參政權，以確保日後不會發生議會罔顧平民意見的情況（*Wildman, 1647*）。文中引述《宣言》（6月14日）、《卑微的抗議書》（6月23日）與《重申宣言》（8月18日）三文，要求議會在期限之前支付薪餉、驅逐特定議員（以長老教派及親保王派為主），同時表達軍隊為了維護自由，不會主動放棄武裝的決心。書中引用6月14日的《宣言》，開頭即表明官兵們並非受僱於任何人，乃是憑藉自身意志，以武力捍衛自身基本權利與自由、反抗專斷權力（*arbitrary power*）的決心（*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b: 4; Wildman, 1647: 99*）。

伊萊頓認為之所以會有引發爭議的《人民協定》，起自於《誠摯為軍隊辯護》一文，是該文讓軍隊產生分裂，甚至企圖破壞政治秩序與政府體制（*Woodhouse ed., 1951: 1; 86*）。與原本議會《建議要點》的擴張下議院立法權力之訴求相比，伊萊頓指出《誠摯為軍隊辯護》要求設立與樞密院同等權力

的「國務會議」(the council of state)，顯示平等派的訴求不僅是限縮國王的立法權，還涉及原本專屬於國王的行政權，有所不妥 (Gardiner ed., 1906: 316-326; Woodhouse ed., 1951: 88)。此外，若加上國王與上議院的否決權不得用於關乎人民的法案之限制，伊萊頓認為這樣的措施已足夠保障人民的權益與安全 (Woodhouse ed., 1951: 115)。伊萊頓的主張隨即遭到懷得曼的反駁，後者認為在未改革議會代表體制的狀況下，議會與人民的權利都不會獲得真正的保障 (Woodhouse ed., 1951: 95)。

肆、基於同意權之統治正當性

從《軍隊神聖承諾書》到《人民協定》，顯示平等派官兵對於代表的概念，逐漸由代表軍人之特殊團體，透過請願的路線，轉變為以民意為訴求，並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範圍，希望選出之代表應依照選民的意願行動。李爾本在 1647 年年初出版的《揭發暴君》(*Regall Tyrannie Discovered*, 1647 年 1 月 6 日)裡，就曾提到人民的同意才是世上所有正當權力 (all just power on earth) 的唯一來源，用以反駁國王查理一世認為他的稱號 (title) 與立法權力 (legislative power) 乃是源自於血統的說法 (Lilburne, 1647a: 45)。另一方面，李爾本也警告議會，說他們只是受人民所託來為人民謀福，而非來製造麻煩的 (Lilburne, 1647a: 99)。

平等派的擴大選舉權主張與他們的憲政改革主張息息相關。普特尼辯論會中下級軍官賽克斯比曾表達對於議會對待國王過於寬容，以及未能確立議會權威兩件事之不滿。但克倫威爾與伊萊頓兩位將領則表示反對變動現有憲政結構，保留國王與兩院體制，反對擴大參政。面對基層士兵艾福瓦德認為即使不施行全國普選，好歹該讓在戰爭中為國家賣命的士兵享有參政權的意見，克倫威爾表示前所未聞，甚至斷然拒絕。瑞得中校 (Thomas Reade, 1662 年歿) 則認為沒有理由把可獨立行使自我意志的非自願奴役 (voluntary servitude) 的平民，排除在選舉自己的代表這項「特權」(privilege) 之外 (Woodhouse ed., 1951: 82-83)。但平等派並沒有堅持《誠摯為軍隊辯護》提出的所有成年男性普選權原則到最後。會中關於參政權資格的討論未尾，平

等派市民代表的佩堤後來也同意排除僕役和學徒，認為他們仰人鼻息過日子，確實缺乏獨立做出選擇的能力（Woodhouse ed., 1951: 83）。

最初的《人民協定》版本並無選舉人的財產資格限制，普特尼辯論會中財產與選舉權關聯性之討論，也並非起自平等派人士，反而是由大爺派的伊萊頓提出（Woodhouse ed., 1951: 26）。伊萊頓認為人們為了維護和平而彼此之間產生契約或協定，用以確保依法人們能有權擁有並使用祖先傳下的財產（Woodhouse ed., 1951: 26-27）。³³ 對伊萊頓來說，確保生存條件與行動自由是生為英格蘭人依照共同法而該有的、與生俱來之權利（birthright），但選舉權則否，故他認為主張「絕對自然權利」（absolute natural right）的說法，會否認所有民法上的權利（civil right）（Woodhouse ed., 1951: 53）。再者，伊萊頓認為是人類的體制給予人財產，而非上帝的法律，因此缺乏以財產作為媒介而得以進入民法（civil law）體系之人，也就是與土地無相關利益者，無法獲得信賴（Woodhouse ed., 1951: 53; 69; 73）。他說自己並非反對讓代表之間更為平等（上下議院之間），而是反對讓人們在政府內享有平等的利益。因為在一國之內無恆產者不應該有份於政府之事，將國家大事交由其自身利益與國家息息相關者方為上策，所以他無法接受一視同仁地讓所有英格蘭人都能選出作為他們普遍代表（the general Representative）的代表（representers）。³⁴ 同時平等派的克拉克（John Clarke, 1660 年歿）也認為自然權利乃是用於區分彼此財產之用（Woodhouse ed., 1951: 75）。

相較於伊萊頓以財產作為門檻，平等派運用英格蘭共同法體系，主張不應以財產額度來限制人們進入政治秩序的資格。平等派的瑞布羅（Colonel Thomas Rainborowe, 1648 年歿）認為並非自然法或是神法，而是英格蘭的法律，賦予了英格蘭人選擇為他們立法之人的權利（Woodhouse ed., 1951: 56）。因此平等派以即便在英格蘭擁有財產的外國人士，也不應具有選舉權之資格

33 此處必須留意的是當時財產權所討論的標的物為不動產，而財產資格的四十先令收入為土地所有人之收益，無法列入租賃土地所得來的收入（Woodhouse ed., 1951: 61）。

34 此觀點與共和主義者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的財產資格論相類似。哈林頓提出在大洋國內擁有土地，且年收入在二十英鎊以上者，才能參軍成為公民（Harrington, 1656）。

的事實，主張英格蘭成年男性是因為「生為英格蘭人」(free-born Englishmen)而自然擁有這項資格。此處的「英格蘭人」並非狹義上在公會或城市中的「自由人」(free-men)之身分概念，而是廣義上非奴隸或農奴的英格蘭人(男性)。這些人依據《大憲章》第二十九條，³⁵適用英格蘭法律體系與相關保障(Foxley, 2013: 93-94)。換言之，他們不僅擁有消極自由與法律之相關保障，更是透過運用政治判斷而主動行使其權利、「生而自由的」英格蘭人(Foxley, 2013: 108-109)。此種將自身視為如同財產般的一種「與生俱來的可自主支配」的存在，看似基於自然法，其實是英格蘭的共同法。

平等派的奧德里(Captain Lewis Audley, 1647-1659年在世)引述「眾人所見，眾人所管」(*Quod omnibus spectat, ab omnibus tractari debet*)原則，³⁶主張每個英格蘭自由民都該有權利選舉其代表(Woodhouse ed., 1951: 81)。且此原則在先前的《軍隊神聖承諾書》、《宣言》(1647年6月14日版)，以及《誠摯為軍隊辯護》中已揭櫫，依法議會不得壓迫、傷害，或是對英格蘭人民(以及同時也是英格蘭人的官兵)濫用權力，為此，平民與軍人能擁有自己的代表一事，就顯得至關重要。而《長篇請願書》對後續平等派文本的重要性在於提出人民的同意乃是政府之基礎的概念：「世間沒有一個政府體制比基於人民自由選擇(free choice)的議會政府來得公正。」(Lilburne, 1647b: 29)而這概念，則根植於英格蘭自身的法律體系之內。

換言之，英格蘭人這身分的擁有者，理當可以藉由行使選舉權來實踐其權利。是故，不論是大爺們或平等派都同意排除外國人參與英格蘭政治的權利，因為這項權利並非來自於僅作為參與門檻限制的地產收入，而是種資格。能夠在英格蘭參與政治，是由於生為英格蘭人這個身分而依法應得的。故外

35 Rachel Foxley 認為雖然李爾本與沃文對於《大憲章》的詮釋有所出入，但這並不妨礙兩人都視其為英格蘭人民權利與自由保障之根源(Foxley, 2013: 103)。

36 此句應為 '*Quod omnes tangit ab omnibus tractari debet*' (「眾人所繫，眾人所管」)之誤植，來自於羅馬法私法原則 (*Quod omnes tangit*)，後來在英格蘭王國 1640 年代國王與議會衝突時由法學者援引，用來強調國王在宗教與法律上必須獲得議會之同意(Braisington, 2013; Dering, 1642: 33; Tierney, 1987: 648)。原文來自於 1140 年由聖本篤修會(Ordo Sancti Benedicti)編撰之教會法《格拉提安教令集》(*Decretum Gratiani*)，經奧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1287-1347)引用於反抗教權專擅(Coleman, 1992: 535)。

國人即便擁有再多的財產，只要他置身於英格蘭的政府體制之外，就不可能獲得與英格蘭人同樣的權利。普特尼辯論會中，少數支持全面普選權的平民代表懷得曼亦是軍旅出身，直到 1647 年 9 月才離開軍隊（Greaves, 2004）。他主張倘若以不動產作為資格限制的話，那麼外國人一旦和土生土長的英格蘭人一樣歸順（submit）政府體制，豈不是就該享有和當地人一樣的權利：

懷得曼：每個 [選舉] 人應有不動產的規定是違反根本法（fundamental law）的，因為那些應選舉議會的人是出於議會的緣故而沒有土地。

伊萊頓：如果你要這麼說的話，選舉人也不應成為候選人，或是為王國制定法律的人，因為他們在王國中沒有不動產。

懷得曼：先生，是可以這麼說；那麼我認為基於同樣的道理，外國人也可以在我們的選舉中，跟當地人一樣地表達意見，也可成為候選人。

伊萊頓：外國人跟當地人一樣的说法並不通。

懷得曼：我從結果來說，外國人和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是不同的。如果一個外國人要在國內被視為當地人，那麼他會跟當地人一樣歸順該地政府體制（form of government），這樣一來他就享有跟當地人一樣的權利。我們在此必須考慮的狀況是我們正處於奴役的狀態下。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們那些法律是征服者制定的；[……] 我們正為我們的自由而奮鬥。議會的目的，並非依據現行的，而是根據政府應有的規則來行事。在英格蘭的每一個人都該像英格蘭最尊貴的人一樣擁有選舉他的代表的權利。我深信所有政府是來自人民的自由同意這條政府的金科玉律：所有政府都基於人民的自由同意（free consent）。倘若如此，除了出於自身自由同意而受政府統治外，則沒有人理當接受政府統治，或僅獨善其身（hath justly his own）[……] 如果未獲得同意來讓某人為他制定法律的話，法律能正當地約束任何人嗎？（Woodhouse ed., 1951: 65-67）

軍需官 (commissary) 寇林 (Nicholas Cowling, 1647-1648 年在世) 更挑明說眼前對於平民選舉人資格的諸多限制, 例如規定年收入四十先令者才具有投票權, 是來自於上議院的壓制, 為的是維護自己的特權 (Woodhouse ed., 1951: 64)。瑞布羅 (Major William Rainborowe, 1639-1673 年在世) 與佩堤亦主張英格蘭人不分貧富, 都應享有同樣的選舉權以及同意權 (Woodhouse ed., 1951: 53; 62)。瑞布羅更明白地說不論是神法或自然法, 都「不能」(cannot) 也「不應」(ought not) 免除 (exempted) 生於英格蘭的人依照古憲法與共同法來選擇為自身制定法律者之權利 (Woodhouse ed., 1951: 56)。如此一來, 在共同法與古憲法之下, 人民基於委託的概念, 經由行使選舉權和同意權來參與政治事務, 決定統治的正當性與否。《人民協定》的附錄寫道軍隊之所以賣命與國王兵戎相見, 乃是為了捍衛接受人民委託 (trust) 的議會代表們 (Wildman and Bear, 1647: 13)。

值得注意的是, 軍隊所捍衛的「代表」一詞, 在《人民協定》中以「代理人」(deputy) 與「代表」(representative) 兩種名稱來稱呼:

英格蘭人民處於今日在各郡、城市與自治市議會之代理人 (deputies) 選舉嚴重不公的情況, 應更貼近居民人數比例; [……] 我們不允許我們的代表 (representatives) 如此 (按: 強迫人民服役); ……。(Wildman and Bear, 1647: 2; 4)

並在文後所附向英格蘭人民呼籲的公開信中指出明文限制代表權限的用意, 在於維繫委託人 (人民) 之自由:

對你而言, 最為要緊的重要權利, 是你在議會的代​​表所擁有, 來自於你的清楚、明確、充足且自由的權力, 考量到你絕大多數的壓迫與不幸, 來自於你在歷次選舉中賦予你的代表, [那些] 不清不楚又含混其詞的權力, ……。(Wildman and Bear, 1647: 7)

為了限制代表, 辯論會裡懷得曼引入契約的觀點, 重申為必須清楚地讓

議會知道他們被授與的權限界線之所在的重要性 (Woodhouse ed., 1951: 91)。此說法延續到 1648 年 8 月出版的《新承諾書》(*A New Engagement, or, Manifesto*)，將人民與代表之間的關係明白地劃歸為「契約關係」：

在選舉日那天，人民與他們的幾位代理人 (Deputies)³⁷ 之間應寫下契約並加以封緘，對他們的要求、限制與委託範圍應劃定清楚。當賦予他們足夠的權威來制定或增修、刪減法律；廢立法官；任免或召喚各級行政官員；對外宣戰媾和與締約。同時他們的權力不得在宗教事務上干涉他人，或是禮拜的方式；不得強迫任何無罪之人於海上或陸上服役；不得制定顯然有害於人民的法律，或是無故有差別待遇。(Anon., 1648)

日後李爾本回顧第一版《人民協定》的定位時，認為是「在早先的切結 (engagement)、承諾 (promises) 與宣言 (declarations) 都不再有拘束力和被徹底地漠視，英格蘭共和國即將土崩瓦解之際，借一紙人民的協定，在共同權利的基礎之上，將所有不帶成見的人們整合起來」(Lilburne et al., 1649b: 6)。平等派以契約關係看待人民與代表關係之觀點，對應到普特尼辯論中，呈現在他們交替使用的字詞，如「切結」、「盟約」(covenant)、「契約」(contract)、「協定」(agreement) 等，背後都涉及一個核心概念——同意 (consent)：

此 [議會] 以及所有未來本國代表之權力，僅次於那些選出他們的人，據此，若無其他任何個人或人們的同意與一致同意，不得制定、替換與撤銷法律；或增廢行政與法院職位；或宣戰媾和、與外國締約：總的來說，就是不得在獲得明示 (expressly) 與暗示 (impliedly) 之前就進行前述事項。…… (Wildman and Bear, 1647: 3-4)

37 在 1648 年底李爾本提出的第二版《人民協定》中，把「代理人」(deputy) 一詞改為「代表」(representative) (Lilburne and Overton, 1648)。

爲此，人民之同意與否隨即衍生上議院存廢與否之議題。因爲如果人民同意爲立法之基礎，則無需同意權就存在的上議院將會成爲另一個憲政僵局之來源。會中討論到由伊萊頓與蘭博特兩位軍方將領提出之《建議要點》所提及的席次改良方案。³⁸ 此處伊萊頓重申他反對將國王與上議院的同意權全然排除的做法，認爲這會變動到整個憲政體制，造成動盪（Woodhouse ed., 1951: 88）。此外，針對國王與議會關係的憲政架構上，《建議要點》主張保留傳統的「君臨議會」體制（Council of Army, England and Wales, 1647a）。然而懷得曼質疑上議院的權力來源不明，並力主以下議院權力爲基礎的單一議會體制，認爲若保留爲國王喉舌的上議院，勢必後患無窮。³⁹ 懷得曼在此主張將立法權，從國王、上議院與下議院三者共享，改成僅由下議院享有：

讓國王享有立法權乃是違反他自己的加冕誓詞，而此舉會給予國王否決任何法律的資格。對上議院而言，有鑒於人民的選舉爲所有公義的基礎，故他們不應當享有該權力。職是之故，我認爲問題只在於國王與上議院是否該有這權力。（Woodhouse ed., 1951: 109）

懷得曼之主張顯示《人民協定》以擴大政治參與爲基礎，將代表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由受託請願轉爲基於人民自由同意之委託，故國家至高權力的擁有者爲下議院，大幅限縮了國王與上議院的權力。而且下議院雖看似掌握了至高權，但懷得曼堅持人民仍是最終的權力來源。

伍、平等派的人民主權未竟之業

普特尼辯論最後在得知國王查理一世從議會監管的漢普頓王宮逃出，並前往蘇格蘭尋求兵援的消息中草草落幕。而後第二次內戰接踵而至。期間數

38 伊萊頓與蘭博特均爲地方士紳出身，背景和立場與克倫威爾接近。而且伊萊頓還於 1646 年娶克倫威爾的大女兒（Bridget Cromwell, 1624-1681）爲妻。

39 懷得曼隨後將自己的意見彙整並出版爲《普特尼計畫》（*Putney Projects*）（Wildman and Walwyn, 1647）。

名平等派的成員遭到逮捕，像是懷得曼在 1648 年 1 月 20 日因被下議院控告煽動罪而入獄。1648 年中第二次內戰結束後，其餘平等派人士再度向費爾法克斯將軍抗議，要求恢復士兵向議會請願的權利、擴大參政權、增加議員席次至四百名，並每年改選（1649 年 3 月）。⁴⁰ 12 月士兵與議會和軍方高層最後一次於白廳王宮（the Palace of Whitehall）舉行正式會談，稱為「白廳辯論會」（Whitehall Debates）（1648 年 12 月 14 日至 1649 年 1 月 13 日），會議期間平等派提出第二版的《人民協定》草稿。

日後平等派士兵將該草稿以第二版本《人民協定》之名義，再度於 1649 年 1 月 20 日向議會請願，明定除「僕役」與乞丐外，其餘者與軍人應享有投票權（Wootton, 1991: 429）。文中修訂普特尼辯論中刪除的二十一歲成年男性投票權之訴求，依據 1430 年與 1432 年通過的相關兩法案（8 Hen. VI, c. 7; 10 Hen. VI, c. 2），改為當時年收入四十先令（即兩英鎊）之私人不動產（freehold）的投票人資格限制。根據歷史資料顯示，及至 17 世紀，這項經濟上的限制仍會排除全國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參與投票（Macpherson, 1964: 430）。投票人的財產限制直到 1832 年的《大改革法》（*The Great Reform Act, 2 & 3 Will. IV c. 45*）才正式廢除。⁴¹ 在此之前的議會選舉，幾乎都控制在王室或該地區貴族的手中（Gruenfelder, 1981: 184-186）。結果第二版《人民協定》當日就遭到議會宣告查禁。

第二版《人民協定》的改版造成參政權資格論述上的轉變，是平等派為了獲得更多人支持的論述策略（Gentles, 2001: 173）。不過有學者認為第二版的《人民協定》是為獲得軍方內部高層的獨立派支持所產生的妥協結果，並不能真的稱為平等派的立場（Wootton, 1991）。另一方面則有學者認為《人民協定》前後版本對於選舉人之身分資格描述前後不一的情況，正好反映參與討論者對於自由之本質的不同想像。就此來說，平等派的論述便不再符合現代民主的期待（Thomas, 1972: 60-61）。然而回顧不同版本的《人民協定》以及相關文本，顯示第一版本的《人民協定》為平等派對於「代表」最原始

40 11 December 1648（Rushworth, 1721）。

41 除了英格蘭的 Cheshire 與 Durham 兩地因為在王室特殊司法管轄權下，無法一體適用該改革法（Johnston, 2013）。

的理解——提出基於共同法與古憲法上的同意權概念，擴大政治參與並行使普遍選舉權。

除了不斷要求與議會和軍方高層對話外，平等派甚至曾一度下通牒要求殘餘議會於 1649 年 8 月初解散改選，並發動數次兵變。例如李爾本、歐佛頓與普來司（Thomas Prince，1630-1657 年在世）三名平等派軍人在 1649 年 2 月出版的《英格蘭新枷鎖揭密》（*Englands New Chains Discovered*）一書中大肆抨擊國務會議干犯自己當年抨擊國王的諸多作為，像是任意監禁與沒入他人財產、禁止士兵陳情，以及未經人民同意就擅加課稅等違法亂紀事項（Lilburne, 1649a; Lilburne et al., 1649b）。書中並主張代表應擁有最高司法裁判（the highest final judgement）的地位，立法者（Law-makers）同時也應該是執法者（Law-executors），以及廢除上議院、出版自由、各級官員不得逾越權限，違者應重罰等規範。

李爾本此時更主張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擁有自由、不受奴役（Lilburne, 1649a）。2 月 26 日李爾本遞送議會一份根據《人民協定》修改而成的陳情書，要求改選議員、出版自由、降低訴訟費用、解散有暴政之嫌的國務會議，改以短期任務型委員會處理國政，並妥善安置士兵等（Lilburne, 1649a; Whitlocke, 1853a: 541-542）。3 月 24 日李爾本又出版《英格蘭新枷鎖揭密下回》（*The Second Part of Englands New-Chaines Discovered*）（Lilburne et al., 1649b），書中大力抨擊英格蘭當前的軍事統治與形同傀儡的議會，並聲援在外活動的軍人。⁴²

三天後下議院表決認為該書內容意圖煽動人心、擾亂軍心，應加以查禁。同時由於議會出兵愛爾蘭在即，克倫威爾主張必須即刻處置平等派人士，整頓國內秩序。3 月 28 日李爾本、歐佛頓與普來司遭到監禁。不過即便三人身陷囹圄，仍不斷有新的著作在市面上流傳。克倫威爾甚至主導李爾本、沃文、普來司與歐佛頓等四人的審訊會（3 月 28 日）。審訊中李爾本指責下議

42 早先 3 月 1 日亦有士兵上書，要求開放士兵陳情不需長官同意的權利，此舉遭到軍官抗議，八名陳情的士兵有五名遭到移送。兩日後，其中四名以軍法起訴，法庭以中傷議會為名，判決開除他們軍籍，手中持著被折斷的劍，並以面向馬尾的倒騎姿勢被趕離營區（Whitlocke, 1853a: 544）。

院依照法理只有立法的權力，而無執行法律的權力，故當前議會並不具有完整的權力與權威。同時李爾本也主張他應當依照共同法接受審判，而非接受國務委員會這類並不存在於英格蘭政府與法律體系內的非法機關的不法審判。沃文則主張即便像是士兵必須聽命於長官，但人不應背叛他自身所擁有的自由，也不該背叛英格蘭人所擁有的各項自由。審訊結束，李爾本等人被帶到附近房間等待結果時，聽到克倫威爾用拳頭敲桌子、大聲咆哮說要整肅他們的聲音（Lilburne et al., 1649a: 6; 13-14）。議會派的寫手沃克（Clement Walker, 1651 年歿）則著述批評獨立派的克倫威爾強勢主導政局，以及平等派提出至高權力在於人民，而至高權威位於他們在下議院的代表手中的作為，都只是出於個人權力慾望（Walker, 1649a: 36-37; 1649b: 135-136）。

最後 4 月 11 日國務會議決定以叛國罪來起訴李爾本等人（Lilburne et al., 1649a; Whitelocke, 1853b: 12）。審判期間四人被關入倫敦塔，期間議會下令要求倫敦塔的獄卒監督四人簽署承諾服從誓詞（oath of Engagement），宣示效忠新成立的英格蘭共和國。⁴³ 但獄中四人遲遲未簽署效忠共和政府的誓詞，反倒繼續私下撰文，陸續推出聯名發表的聲辯文《李爾本之宣言》（*A Manifestation from Lieut. Col. J. Lilburne*, 4 月 30 日）與《英格蘭自由人民協定》（*Agreement of the Free People of England*, 5 月 1 日，第三版本之《人民協定》）。

第三版本《人民協定》重申 1647 年普特尼辯論之主題，諸如增加代表席次與落實至高權在民之理念，二十一歲以上成年男性選舉權（除了僕役、乞丐與保王派外），另加上議員不得兼職與收受民間獻金，以及議會立即停止立法行為、全面改選、現任議員不得連任、法庭使用英語、速審、由被告所屬社群（by their community）自由選出十二人為陪審團、廢除什一稅、欠債不用入監、僅殺人罪能處以死刑、依收入制定稅額，並廢除軍事上的額外稅額等訴求（Overton and Lilburne, 1649）。即使國務會議下令搜查並沒收他們牢房內的紙筆與書籍，但新著依舊持續問世。⁴⁴ 此時議會在平等派兵力步步逼近倫敦的情況下，雖然無法同意平等派的要求，但試圖以 5 月 19 日通

43 15 May 1649,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見 JHC, 1802b。

44 分別有 4 月 6 日與 7 月 4 日兩次，見國務會議紀錄（The National Archives, 1649）。

過《英格蘭共和國法》，宣稱「人民在議會集會的代表具有全國最高權威」的說法來緩頰。

主張更多且更明確的第三版《人民協定》受到軍人支持，但議會除了懲罰陳情的士兵與相關書籍之作者外，對於武裝暴動的士兵則採取更嚴厲的處置。4月24日主教門地區（Bishopgate）瓦列（Colonel Edward Whalley，1674/5年歿）的軍團裡，以洛克（Robert Lockyer，1625-1649）為首的三十名官兵起事，挾持軍旗另立指揮官，要求議會答應平等派提出的支付薪餉與召開新議會的訴求，但隨即遭到克倫威爾與費爾法克斯兩位將軍鎮壓。洛克於27日在倫敦城聖保羅大教堂前被槍決，死前都還抗議遭到不當軍審。另有五人處以一小時的木椅刑，並開除軍籍（Firth, 1940: 218-219）。5月初又在牛津郡（Oxfordshire）與南方威爾特郡（Wiltshire）發生兵變，士兵們同樣要求議會遵照最新版本《人民協定》（第三版）之內容（Overton and Lilburne, 1649）。約四千至五千名軍人參與叛亂，最後首謀湯普森（Robert Thompson，不明）與其他領導者，都由克倫威爾與費爾法克斯主導審判與處決（Gentles, 2001; Hill, 1975; Walker, 1649b: 168-171）。

平等派的其餘成員在審判期間聯名出版《真平等派新論》（*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4月26日）聲援遭到起訴的同伴，書中抗議議會打著自由的名號卻又迫害人民的自由（Everard et al., 1649）。李爾本這一連串挑戰共和政體正當性的舉動，讓他在10月24日遭到有關當局「特別刑事聽審委任狀」（the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of Oyer and Terminer）任命之成員，根據5月14日與7月17日通過的《叛國法》加以起訴。在10月24日與25日兩天的審判中，李爾本數度引用法學家寇克（Sir Edward Coke）之論點，主張該法庭與整個監禁的過程均無依循應有的法律程序。⁴⁵ 他更指出在開庭之前國務會議的審訊，根本毫無法源依據（Howell, 1816b: 1280）。檢察官譴責李爾本質疑議會的代表性並否認議會政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為他曾在書裡指責議會是「憑藉刀劍的權力去征服的一群篡位者，以及法律、

45 相關引述可見頁 1273, 1278, 1290, 1301, 1305, 1308, 1316, 1340-1341, 1377, 1379, 1380, 1381, 1382, 1390, 1394, 1395, 1408, 1414, 1454 與 1455（Howell, 1816b）。

各種自由與財產的破壞者」(Howell, 1816b: 1352; Lilburne, 1649b: 1)。⁴⁶ 李爾本在為自己辯護時，重述他在書裡的主張，大力抨擊當前殘餘議會乃是暴政且不合法之政府；唯有增額並擴大公職選舉參與之方式，強化議會的代表性，才能真正地鞏固政府的統治正當性。⁴⁷

李爾本後來為了參選倫敦市議員而簽署承諾服從書，表示歸順新的共和政府，並成功當選。然而 12 月 21 日殘餘議會依據該月 14 日通過的《禁止任職法》⁴⁸，以李爾本曾涉及兵變為由，撤銷他的議員當選資格。26 日李爾本向議會申訴失敗 (England and Wales, 1649; Whitelocke, 1853b: 133)。⁴⁹ 而後李爾本於隔年 1 月 22 日出版的《承諾服從說明白》(*The Engagement Vindicated & Explained*) 中，指出他之所以同意在 12 月選前於公開場合簽署承諾服從書之理由，不僅在於為了參與倫敦議會的選舉，亦是試圖藉此舉來顯示他心目中所謂的「邦國」(commonwealth)，乃是指主權在民，且具有定期改選之議會，依據諾曼征服之前的古老法律，應有就近而適當的陪審團審判，且依照《大憲章》第二十九條與《權利請願書》(1628 年) 所述，未經合法程序不得對任何人之身體、自由或財產造成損害。⁵⁰ 據此，李爾本批判當時的議會、國務會議與軍事會議的成員都並非依照英格蘭傳統的共同法來治理。他更進一步地質疑殘餘議會經 1649 年 3 月與 5 月的數項法案所取得之「最高地位」(*supream*) 並不合法，主張議會依據共同法與古憲法乃是「從屬於」(*subordinate*) 人民，故從未擁有權力本身，頂多為受委託人 (*trustees*) 而已 (Lilburne, 1650: 2-4; 5)。但此時平等派早就大勢已去，無法再有進一步政治上的作為。

46 書中原文為：'[A] company of usurping tyrants and destroyers of your laws, liberties, freedoms and proprieties, sitting by virtue of the power and conquest of the sword.'

47 李爾本提出年滿二十一歲、無特定之犯罪紀錄、非僕役或乞丐者都應享有投票權。每郡享有相同比例之代表數目，由各區選出一名議員組成。郡長、地方治安長官以及陪審員等，應以教區為單位各選出一席，任期一年 (Lilburne, 1649b: 46; 50)。

48 *An Act Disabling the Election of Divers Persons to Any Office or Place of Trust within the City of London, and the Votes of Such Persons in Such Elections.*

49 懷特洛克 (Sir Bulstrode Whitelocke, 1605-1675) 的紀錄寫 29 日李爾本申訴失敗後，自行發表聲明。21 December 1649,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見 JHC, 1802c。

50 李爾本直到 1650 年，仍持續援引《大憲章》與《權利請願書》(1628 年) 來辯護自己的立場 (Lilburne, 1650: 2-4)。

陸、結語

平等派試圖在古憲法與共同法傳統上找尋政治平等的基礎，他們爲了自身權利挺身而出的各種政治社會與武裝行動，成爲後世群眾政治參與之先河；即使殘餘議會數次查禁刊物、起訴相關人士，打擊平等派的主要領導勢力，並以債券或發放王室土地的方式讓士兵得以轉賣折現，大幅削弱平等派針對一般士兵的經濟訴求立足點。⁵¹ 最後平等派隨著主要成員入獄或流亡海外而銷聲匿跡。但回顧《人民協定》與普特尼辯論會，平等派在歷經無可轉圜的憲政衝突所導致的內戰後，提出人民才是一切權力之基礎，並據此要求討論日後應有從體制上來避免衝突的設計，有其時代意義。

追溯普特尼辯論會的核心文本《人民協定》中關於代表之討論及其概念源流，源自於 1642 年議會提出保障請願權之訴求。普特尼辯論會所要處理的是，當人民面對代議體制本身失靈的時候，要求加以修正、期待能真正反映民意的最素樸的政治行動。他們要求直接反映民意，並藉由共同法所保障的法律與政治之權利，以及與自由相關之特權，基於人民之同意來建立議會政府統治之正當性與合法性。再者，平等派爲了因應不斷變化的現實環境，產生前後論述中關於選舉資格限制與否之差異。即便後人對平等派產生從「政治平等」轉爲「經濟平等」此種有意或無意的誤解，都使其成爲日後挑戰現有財產權與政治秩序者的符號。不過擴大政治參與以及權力來自於人民之原則，則透過平等派象徵色——迷迭香綠⁵²——的臂章，反覆地出現在民間政治活動的場景之中（Harris, 2001: 223）。職是之故，平等派在草草落幕的普特尼辯論會以及 1649 年英格蘭共和國建立後陸續遭到鎮壓，逐漸銷聲匿跡，但後人將其行動作爲精神典範，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賦予新的意涵，像是 1688 年的光榮革命與美國獨立運動（Foxley, 2013: 233）。作爲人民挺身而出、爭

51 例如以愛爾蘭爲目標的屯墾計畫，*Act for the Settlement of Ireland*（1652 年 8 月 12 日通過）。但此舉種下百年來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的紛爭。

52 普特尼辯論會期間平等派人士爲了便於辨認彼此，遂在帽上別綴迷迭香作爲記號。此後迷迭香綠就成爲平等派的代表色（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15）。

取自身權利之行動的典範，平等派的精神持續在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 17 世紀中葉，國王、議會與人民三者的動亂中，短暫地產生過由議員宣稱他們作為人民在西敏寺議會集會的代表而握有至高權威（supreme authority），基於為人民謀福而組織一個「除卻」（without）國王及上議院的邦國（commonwealth）與自由國（free-state）的「英格蘭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Parliament, England and Wales, 1649）。雖然該共和國在 1653 年時由議會政府改為護國公政體（the Protectorate），並在 1660 年迎回流亡海外的王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繼位，王政復辟，而後朝代幾經更迭，但迄今仍是議會主權之國家。⁵³ 對於平等派來說，訴諸於共同法與古憲法的人民主權國家或許仍是他們的未竟之業。

53 2016 年 6 月英國政府經由人民公投結果試圖脫離歐盟，高等法院 11 月做出的判決文明白寫道聯合王國之國家主權在於議會，須經議會同意始可啟動脫離歐盟的條款與程序。2016 年 11 月 3 日，案件編號 CO/3809/2016 與 CO/3281/2016（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2016）。

附錄一：與會名單⁵⁴ (附上本文中譯名稱對照)

平等派（民間）

John Cobbett（前軍官，1657 年歿）

Maximilian Petty（佩堤，前軍官，1617 年受洗，1661 年後歿）

William Walwyn（沃文，商人，1600 年受洗，1681 年歿）

Sir John Wildman（懷得曼，前軍官，1622/3-1693 年）

平等派（軍方）

Trooper William Allen（1642-1667 年在世）（倫敦居民）

Captain Lewis Audley（奧德里，1647-1659 年在世）

Captain George Bishop（1668 年歿）

Captain-Lieutenant William Bray（1647-1660 年在世）

Captain John Carter（1647-1649 年在世）

Lieutenant Edwards Chillenden（1631-1678 年）（倫敦居民）

Captain John Clarke（克拉克，1660 年歿）

Major John Cobbett（1657 年歿）（倫敦居民）

Commissary Nicholas Cowling（寇林，1647-1648 年在世）

Captain Richard Deane（1647-1661 年在世）

Trooper Robert Everard（艾福瓦德，1647-1664 年在世）

Lieutenant-Colonel William Goffe（1679 年歿）

Colonel Thomas Harrison（1616 年受洗，1660 年歿）

Colonel John Hewson（1630-1660 年）（倫敦居民）

54 依據會議紀錄上有記載姓名者（10 月 28、29 兩日與 11 月 1、8、11 日的大會，10 月 30 日與 11 月 2 日的委員會）。約有 45 名與會人士並未在會議紀錄與名單上留下紀錄。以上名單與資料，參考自《牛津國家人名錄》（*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普特尼會議參與者〉（“Putney Debaters”）條目（Baker, 2015）。由於 17 世紀英格蘭陸軍的軍階體系難以對照到今日的軍階體系來翻譯，故保留軍階原文。

Lieutenant-Colonel John Jubbes (1643-1649 年)
Lieutenant-Colonel Henry Lilburne (李爾本, 1618 年受洗, 1648 年歿)
Trooper Nicholas Lockyer (1647-1660 年在世)
Captain John Merriman (1647-1659 年在世)
Mr. Hugh Peter (1598 年受洗, 1660 年歿) (砲兵隊軍牧)
Colonel Thomas Rainborowe (瑞布羅, 1648 年歿) (倫敦居民)
Major William Rainborowe (瑞布羅, 1639-1673 年) (倫敦居民)
Captain Edmund Rolph (1619 年受洗, 1668 年歿) (倫敦居民)
Lieutenant-Colonel Thomas Reade (1662 年歿)
Colonel Nathaniel Rich (里奇, 約 1700 年歿)
Lieutenant Edward Sexby (賽克斯比, 約 1616-1658 年) (倫敦居民)
Colonel Robert Tichborne (1610/11-1682 年) (倫敦居民)
Colonel Sir Hardress Waller (約 1604-1666 年)
Major Francis White (1657 年歿)

高階將領 (「大爺們」)

Lieutenant-General Oliver Cromwell (克倫威爾, 1599-1658 年)
Adjutant-General Richard Deane (1610 年受洗, 1653 年歿) (Cromwell 的副官)
Commander-in-Chief Sir Thomas Fairfax (費爾法克斯, 1612-1671 年)
Commissary-General Henry Ireton (伊萊頓, 1611 年受洗, 1651 年歿)

附錄二：相關著作時間表

- 1646 年 5 月 《千人抗議書》 *A Remonstrance of Many Thousand Citizens*
- 1647 年 1 月 6 日 《揭發暴君》 *Regall Tyrannie Discovered*, by John Lilburne
- 1647 年 3 月 《長篇請願書》 *The Large Petition*, by William Walwyn, reprinted in *Gold Tried in the Fire* (1647 Jun 14)
- 1647 年 4 月 27 日 《宣言》 *The Petition and Vindication of the Officers of the Armie under His Excellencie Sir Thomas Fairfax*, by Council of Army
- 1647 年 6 月 4 日 《謹代表軍隊之不滿》 *The Humb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the Army*, by Agitators
- 1647 年 6 月 5 日 《軍隊神聖承諾書》 *A Solemn Engagement of the Army*, by Agitators, plus Thomas Fairfax
- 1647 年 6 月 14 日 《宣言》 *A Declaration*, by Agitators
- 1647 年 6 月 17 日 《軍隊致議會書》 *A Charge Delivered in the Name of the Army*, by Army
- 1647 年 6 月 23 日 《卑微的抗議書》 *A Humble Remonstrance*, by Agitators
- 1647 年 8 月 18 日 《重申宣言》 *A Declaration of the Last Demands*, by Agitators
- 1647 年 9 月 16 日 《建議要點》 *The Heads of Proposals*, by Henry Ireton and John Lambert
- 1647 年 10 月 15 日 《誠摯為軍隊辯護》 *The Case of the Armie Truly Stated*, by Agitators, against *The Proposals*
- 1647 年 10 月 28 日 《人民協定》 *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I), by Levellers, plus Agitators
- 1647 年 10 月 28 日 「普特尼辯論會」 Putney Debates (Oct 28-Nov 11)
- 1648 年 4 月 《軍隊請願書》 *The Armies Petition*
- 1648 年 12 月 10 日 《人民協定》(第二版草案) *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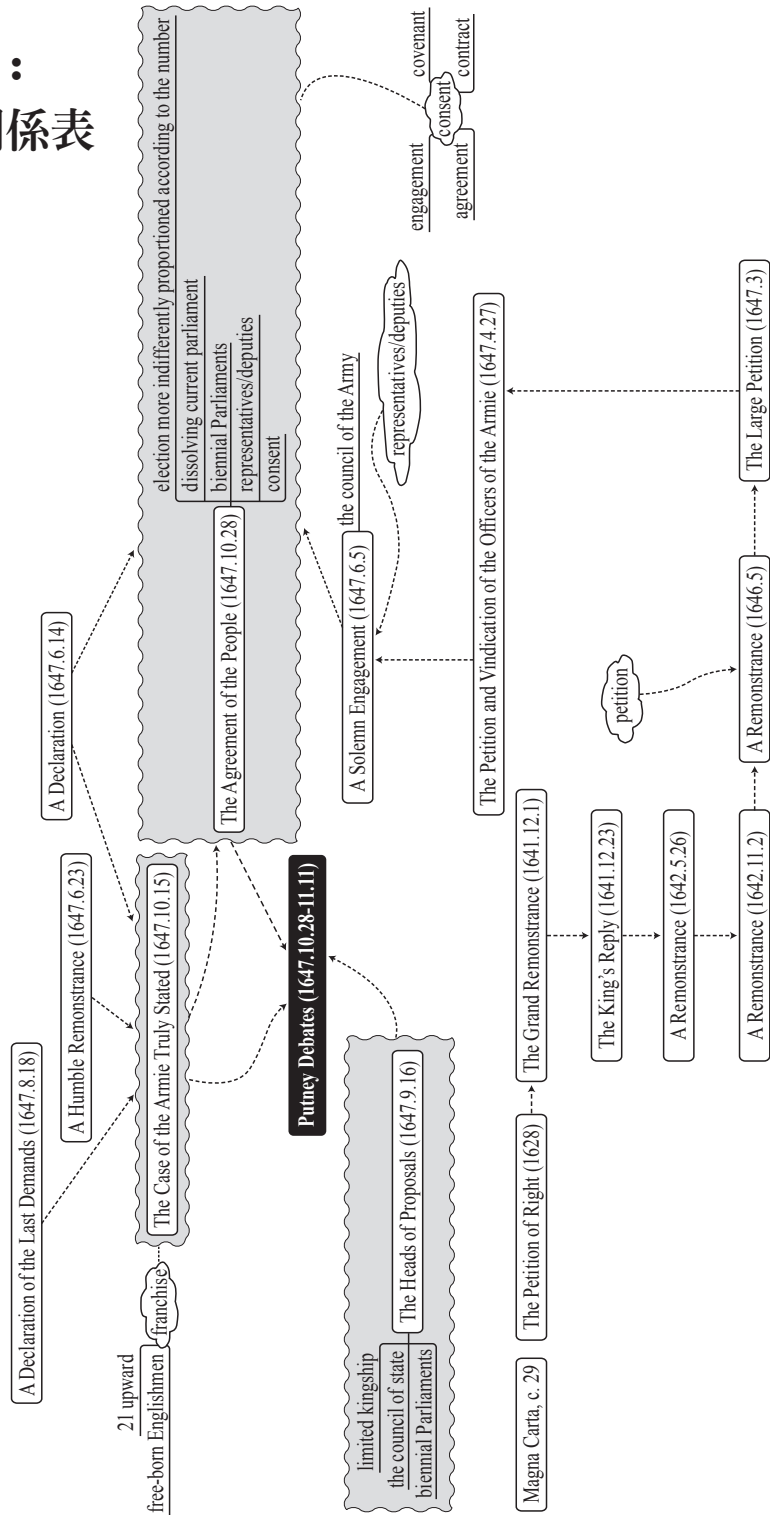
(II, draft)

1648 年 12 月 14 日 「白廳辯論會」 Whitehall Debates (Dec 14-Jan 13)

1649 年 1 月 20 日 《人民協定》(第二版) *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II)

1649 年 5 月 1 日 《人民協定》(第三版) *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III)

附錄三： 主要作品關係表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張福建

- 2007 〈代表與議會政治——一個政治思想史的探索與反省〉，《行政暨政策學報》45: 1-34。(Chang, Fu-kien, 2007, “Representation and Parliamentary Politics: A Study and Reflection up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Public Administration & Policy* 45: 1-34.)

郭秋永

- 2001 《當代三大民主理論》。臺北：聯經。(Kuo, Chiu-yeoung, 2001, *Thre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Theories*. Taipei: Linking.)

陳思賢

- 2009 〈「一樣自然權利，兩種政治」？——霍布斯與平等黨人〉，《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9: 1-47。(Chen, Sy-shyan, 2009, “One Natural Right, Two Politics? Hobbes and the Levellers,”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29: 1-47.)

蔡英文

- 2005 〈基進民主理論的政治思辨〉，《政治科學論叢》23: 1-26。(Tsai, Ying-wen, 2005, “The Political Speculation in Radical Democrac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1-26.)

B. 外文部分

6, Perri

- 2001 “E-governance: Weber’s Revenge?” pp. 220-236 in Keith Dowding, James Hughes, and Helen Margetts (eds.),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Ideas, Involvement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non.

- 1647a *The Apologie of the Common Souldiers of His Excellencie Sir Tho. Fairfaxes Army*. London: [s.n].
- 1647b *Hampton-Court Conspiracy, with the Downfall of the Agitators and Levellers*. London: [s.n].
- 1648 *A New Engagement, or, Manifesto*. London: [s.n].

Army, England and Wales

- 1647a *A Charge Delivered in the Name of the Army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Sir Thomas Fairfax, unto the Commissioners of Parliament with the Army, at S. Albans, June 14. 1647*. London: Printed for Laurence Chapman.
- 1647b *A Declaration, or, Representation from His Excellency, Sir Thomas Fairfax, and the Army under His Command*. London: Printed for George Whittington.
- 1647c *A Humble Remonstrance from His Excellency Sir Thomas Fairfax, and the Army under His Command*. London: Printed for Francis Coles.

- 1647d *A Solemn Engagement of the Army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Sir Thomas Fairfax*.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Lownes.
- Aylmer, Gerald Edward
 1971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 1603–1689*. London: Blandford.
- Aylmer, Gerald Edward (ed.)
 1975 *The Leveller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aker, Philip
 2012 “The Levellers, Decentralisation and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pp. 97–116 in Philip Baker and Elliot Vernon (eds.),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Levell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Londons Liberty in Chains Discovered: The Levellers, the Civic Past, and Popular Protest in Civil War Londo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6(4): 559–587.
- Baker, P. R. S.
 2015 “Putney Debaters (act. 1647),”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Retrieved March 17, 2016, from <http://www.oxforddnb.com/view/theme/95258>
- Barber, Benjamin R.
 2003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irch, Anthony Harold
 2007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Democracy*,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 Braisington, Bruce
 2013 “‘A Divine Precept of Fraternal Union’: The Maxim *Quod omnes tangit* in Anglo-American Thought to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pp. 205–224 in James Muldoon (ed.), *Bridging the Medieval-Modern Divide: Medieval Themes in th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 Farnham: Routledge.
- Brown, Keith M.
 2008 “Monarch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1603–1637,” pp. 13–48 in Jenny Wormald (ed.),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sle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shman, Richard L.
 1963 “English Franchise Refor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1): 36–56.
- Carlin, Norah
 1984 “Leveller Organization in Lond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7(4): 955–960.
- Clifford, Frederick (ed.)
 1968 *A History of Private Bill Legislation*, 2 Vols, Vol. 1. London: Routledge.
- Clode, Walter
 1887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Petition of Right under the Petitions of Right Act, 1860*.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 Coleman, Janet
 1992 *Ancient and Medieval Memories: Stud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Cam-

-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ok, John
- 1649 *King Charls His Case: Or, an Appeal to All Rational Men, Concerning His Tryal at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London: Printed by Peter Cole.
- Council of Army, England and Wales
- 1647a *The Heads of Proposals, Agreed on by His Excellency Sir Thomas Fairfax, and the Councill of the Armie*. London: Printed for George Whittington.
- 1647b *A Declaration of the Last Demands Propounded by His Excellency Sir Thomas Fairfax, and the Councill of His Army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London: [s.n.].
- 1647c *The Petition and Vindication of the Officers of the Armie under His Excellencie Sir Thomas Fairfax*. London: Printed for George Whittington.
- Coward, Barry
- 1994 *The Stuart Age: England 1603–1714*. London: Longman.
- Dahl, Robert A.
- 2001 “Political Equality in the Coming Century,” pp. 3–17 in Keith Dowding, James Hughes, and Helen Margetts (eds.),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Ideas, Involvement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avis, J. C.
- 1968 “The Levellers and Democracy,” *Past & Present* 40(1): 174–180.
- Dering, Sir Edward
- 1642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Made by Sir Edward Dering Knight and Baronet, in Matter of Religion*. London: Printed by E. G.
- Elyot, Sir Thomas
- 1538 *The Dictionary of Syr Thomas Eliot Knyght*. Londini [London]: In Aedibus Thomae Bertheleti Typis Impress.
- England and Wales
- 1649 *An Act Disabling the Election of Divers Persons to Any Office or Place of Trust within the City of London, and the Votes of Such Persons in Such Elections*. London: Printed by John Field.
- Everard, William, John Palmer, John South, John Courton, and William Taylor
- 1649 *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 Or, the State of Community Opened, and Presented to the Sons of Men*. London: [s.n.].
- Firth, Charles Harding
- 1940 *The Regimental History of Cromwell’s Army*. Oxford: Clarendon.
- Foster, Elizabeth Read
- 1974 “Petitions and the Petition of Right,”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4(1): 21–45.
- Foxley, Rachel
- 2004 “John Lilburne and the Citizenship of ‘Free-Born Englishme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4): 849–874.
- 2013 *The Levellers: Radica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ardiner, Samuel Rawson (ed.)
1906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entles, Ian
2001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Political Contexts, 1647-1649," pp. 148-174 in Michael Mendle (ed.), *The Putney Debates of 1647: The Army,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e New Model Arm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of the Late 1640s," pp. 139-162 in Philip Baker and Elliot Vernon (eds.),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Levell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Glover, Samuel Dennis
1999 "The Putney Debates: Popular versus Élitist Republicanism," *Past & Present* 164(1): 47-80.
- Greaves, Richard L.
2004 "Wildman, Sir John (1622/3-1693),"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Retrieved November 3, 2016, from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9405>
- Gruenfelder, John K.
1981 *Influence in Early Stuart Elections, 1604-1640*.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uy, J. A.
1982 "The Origins of the Petition of Right Reconsidere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5(2): 289-312.
- Harrington, James
1656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London: Printed for D. Pakeman.
- Harris, Tim
2001 "The Leveller Legac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Exclusion Crisis," pp. 219-240 in Michael Mendle (ed.), *The Putney Debates of 1647: The Army,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t, James S.
1991 *Justice upon Petition: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Reformation of Justice, 1621-1675*.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 Henderson, Frances
2012 "Drafting the Officers'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1648-49: A Reappraisal," pp. 163-194 in Philip Baker and Elliot Vernon (eds.),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Levell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Hill, Christopher
1975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 Hirst, Derek
1975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Voters and Voting in England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well, T. B.

1816a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Vol. 3. London: Printed by T. C. Hansard.

1816b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 for High Treason and Other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Vol. 4. London: Printed by T. C. Hansard.

JHC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802a “House of Commons Journal Volume 5: 20 May 1647,” pp. 178–180 in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5, 1646–1648.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British History Online, Retrieved March 2, 2016, from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commons-jrnl/vol5/pp178-180>

1802b “House of Commons Journal Volume 6: 15 May 1649,” p. 210 in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6, 1648–1651.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British History Online, Retrieved March 6, 2016, from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commons-jrnl/vol6/p210>

1802c “House of Commons Journal Volume 6: 21 December 1649,” pp. 336–337 in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Vol. 6, 1648–1651.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British History Online, Retrieved March 2, 2016, from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commons-jrnl/vol6/pp336-337>

Johnston, Neil

2013 “The History of the Parliamentary Franchise,” Research Paper 13/14, 1 March 2013,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Retrieved April 3, 2016, from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RP13-14/RP13-14.pdf>

Johnson, Robert C., Mary Frear Keeler, Maija Jansson Cole, and William B. Bidwell (eds.)

1977 *Commons Debates 1628*, Vol. 3: 21 April–27 May.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Kishlansky, Mark

1978 “The Case of the Army Truly State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Model Army,” *Past & Present* 81(1): 51–74.

Lilburne, John

1646 *London’s Liberty in Chains Discovered*. London: [s.n.].

1647a *Regall Tyrannie Discovered: Or, a Discourse, Shewing That All Lawfull (Approbational) Instituted Power by God amongst Men, Is by Common Agreement, and Mutual Consent*. London: [s.n.].

1647b *Rash Oaths Unwarrantable: And the Breaking of Them as Inexcusable*. London: [s.n.].

1649a *Englands New Chains Discovered; or the Serious Apprehensions of a Part of the People, in Behalf of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s.n.].

1649b *An Impeachment of High Treason against Oliver Cromwel, and His Son in Law Henry Ireton Esquires, Late Members of the Late Forcibly Dissolved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s.n.].

1650 *The Engagement Vindicated & Explained, or the Reasons upon Which Leiut. Col. John Lilburne, Tooke the Engagement*. London: Printed by John Clowes.

- Lilburne, John and Richard Overton
1648 *Foundations of Freedom; or 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All Honest Interests.
- Lilburne, John, Richard Overton, and Thomas Prince
1649a *The Picture of the Councel of State*. London: [s.n].
1649b *The Second Part of Englands New-Chaines Discovered: Or a Sad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certain and Dangerous Condi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s.n].
- Macpherson, Crawford Brough
1964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ddicott, J. R.
2004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 924-132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dle, Michael
2001 "Introduction," pp. 1-15 in Michael Mendle (ed.), *The Putney Debates of 1647: The Army,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rill, John
1993 *The Natur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Longman.
- Morrill, John and Philip Baker
2001 "The Case of the Armie Truly Re-stated," pp. 103-124 in Michael Mendle (ed.), *The Putney Debates of 1647: The Army,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uffe, Chantal
2000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 Nedham, Marchamont
1969 *The Cas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Stated*, Philip A. Knachel (ed.). Charlottesville, V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Occupy London
2014 "Putney Debates," Retrieved March 6, 2016, from <http://occupylondon.org.uk/putney-debates/>
- Overton, Richard and John Lilburne
1649 *An Agreement of the Free People of England*. London: Printed for Gyles Calvert.
- Overton, Richard and William Walwyn
1646 *A Remonstrance of Many Thousand Citizens, and Other Free-born People of England*. London: [s.n.].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16 "Franchise," Retrieved March 1, 2016, from <http://www.oed.com/view/Entry/74173?rsk=HtVeQy&result=1&isAdvanced=false>
- Parliament, England and Wales
1642 *A Remonstrance of the Lords and Commons Assembled in Parliament*. London: Printed for I. Wright.
1649 *An Act Declaring and Constituting the People of England to Be a Commonwealth and Free-State*. London: Printed for Edward Husband.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 2010 “Elections,” Chap. 4 in Andrew Thrush and John P. Ferris (eds.),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Commons 1604–1629*, Vol. 1. Retrieved October 1, 2016, from <http://www.historyofparliamentonline.org/volume/1604-1629/survey/iv-elections>
- 2015 “1647 The Putney Debates—‘Sprig of Rosemary’,” Retrieved June 8, 2016, from <http://www.parliament.uk/about/living-heritage/evolutionofparliament/2015-parliament-in-the-making/get-involved1/2015-banners-exhibition/ross-birrell/1647-the-putney-debates-gallery/1647-sprig-of-rosemary/>

Peacey, Jason

- 2012 “The People of the *Agreements*: The Levellers, Civil War Radical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p. 50–75 in Philip Baker and Elliot Vernon (eds.),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Levell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itkin, Hanna Fenichel

- 1967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ushworth, John

- 1721 *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 Vol. 7 in hi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Private Passages of State*, 8 Vols. London: Printed for D. Browne.

Sabbadini, Lorenzo

- 2016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pp. 164–186 in Richard Bourke and Quentin Skinner (eds.), *Popular Sovereign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yles, George Osborne

- 1988 *The Functions of the Medieval Parliament of England*.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 1994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Sherburne, Sir Edward

- 1645 *The Character of an Agitator*. London: [s.n.].

Skinner, Quentin

- 1998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amos, David N.

- 2013 *The Myth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ts Origin, History, and Explanation, along with a More Humane Way*. London: Paradigm.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 2016 *R (Mill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 Case No.: CO/3809/2016 and CO/3281/2016. London: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 1628 “Sir Richard Harrison to Francis Windebank,” File No.: SP 16/103 f.95. Kew, UK: The National Archives.
- 1649 “Warrants Issued by the Council of State (C.O.S.), the Admiralty Committee (Adm.

- Com.), Navy Commissioners, or Commissioners at Sea,” File No.: SP 25/62 f.11. Kew, UK: The National Archives.
- 2016 “Currency Converter,” Retrieved March 15, 2016, from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currency/default0.asp#mid>
- Thomas, Keith
- 1972 “The Levellers and the Franchise,” pp. 57–78 in G. E. Aylmer (ed.), *The Interregnum: The Quest for Settlement, 1646–6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Thompson, Christopher
- 1980 “Maximilian Petty and the Putney Debate on the Franchise,” *Past & Present* 88(1): 63–69.
- Tierney, Brian
- 1987 “Hierarchy, Consent,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 *Political Theory* 15(4): 646–652.
- Vallance, Edward
- 2012 “Oaths, Covenants, Associ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Road to and from Putney,” pp. 28–49 in Philip Baker and Elliot Vernon (eds.),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Levell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Vernon, Elliot and Philip Baker
- 2010 “What Was the First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3(1): 39–59.
- 2012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pp. 1–27 in Philip Baker and Elliot Vernon (eds.), *The Agre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Levell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Walker, Clement
- 1649a *Anarchia Anglicana: Or, the History of Independency*. [s.n.]: [s.n.].
- 1649b *Anarchia Anglicana: Or, the History of Independency. The Second Part. Being a Continuation of Relations and Observations Historicall and Politique upon This Present Parliament, Begun Anno 16. Caroli Primi*. [s.n.]: [s.n.].
- Walwyn, William
- 1647 *Gold Tried in the Fire, or the Burnt Petitions Revived*. London: [s.n.].
- Whitelocke, Bulstrode
- 1853a *Memorials of the English Affai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First to the Happy Restoration of King Charles the Second*,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853b *Memorials of the English Affai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First to the Happy Restoration of King Charles the Second*,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dman, John
- 1647 *The Case of the Armie Truly Stated*. London: [s.n.].
- Wildman, John and Edmond Bear
- 1647 *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for a Firme and Present Peace, upon Grounds of Com-*

- mon-Right and Freedome*. London: [s.n.].
- Wildman, John and William Walwyn
1647 *Putney Projects*. London: [s.n.].
- Woodhouse, Arthur Sutherland Pigott (ed.)
1951 *Puritanism and Liberty: Being the Army Debates (1647-9) from the Clarke Manuscripts with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olrych, Austin
1986 “Putney Revisited: Political Debate in the New Model Army in 1647,” pp. 95-116 in Colin Jones, Malyn Newitt, and Stephen Roberts (eds.), *Politics and People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2 *Soldiers and Statesme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rmy and Its Debates, 1647-16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ootton, David
1991 “Leveller Democracy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 pp. 412-442 in J. H. Bur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rden, Blair
1974 *The Rump Parliament 1648-16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The Levellers in History and Memory, c. 1660-1960,” pp. 256-282 in Michael Mendle (ed.), *The Putney Debates of 1647: The Army,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Michael B.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Petition of Right Reconsidered Furth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7(2): 449-452.

Levell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visi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Putney Debates in 1647

Yun-I Lai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revision to existing arguments that the Levellers demonstrated their idea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rights. After attempts to petition Parliament concerning political and juridical issues by soldiers and civilians had failed, the idea wa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right of petition, which was based on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English common law. Th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transformation moment of the idea of franchise and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bates by reconstructing the story of the Putney Debates in detail. Finally, the study reconsiders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owadays and the revision of our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Levellers, Putney Debates, right of petition, franchise, ancient constitution, common law